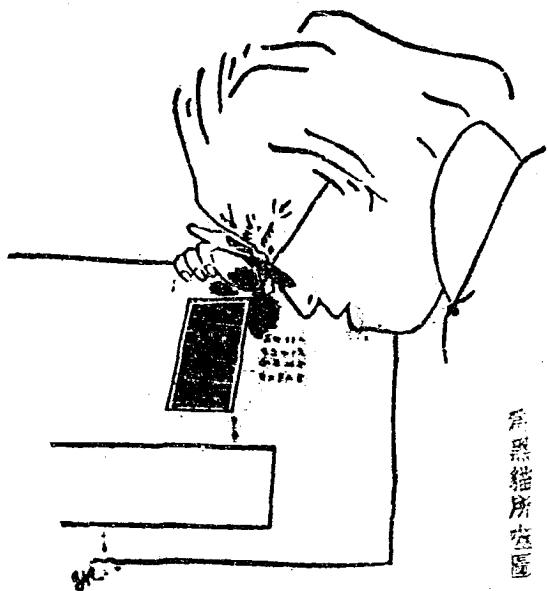


風南東北西

著士烈華大



法歷三十夜示
時菲洲深林中
無人捉鳥鴉
爲黑貓所空匿

少可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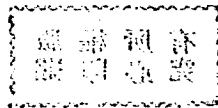
敬敷彌閱

庚午九月廿一日

雙鵝叢書

西 北 東 南 風

大 華 烈 士 作



良友復興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地址：北京大柵欄

西

北

風

愛兒華德

這本書

都是在思念他最
哀痛時候寫成的

引言

本來，西北風乾燥，冷酷，寒峭；只是令人恐怖，苦楚，又有何幽默之可言？然真理是相對的，而非絕對的。我們生長東南，半生飽享溫涼和潤的海風之滋味，一旦讓西北風吹吹，未嘗不覺得奇異趣怪。每當霜雪交侵，括括的寒風穿透兩件皮襖或兩張綿被，直鑽入皮膚骨肉而深達骨髓之時，週身便有一種奇妙莫名而得未曾有的感覺。每年給它吹上四五個月，一連吹上三五年，由該皮以至於體質，都不免爲之大變。經此訓練之後，縱然你原具有一副像麻將牌「白板」一般的臉孔，也會變成「九筒」或「八索」了；而你的身體，倘使不被其吹曬了呢，定必翻過來被其愈吹愈壯健，愈吹愈精神無疑。可怕的西北風！無論如何，可愛的西北風！厲害的西北風！



余小子，一點頭的南方人也。從前因感着革命的衝動，懷着犧牲的熱誠，毫不踟躇地接受黨的最高幹部之任命，買着一胸老而不死的勇氣，開闢萬里而跑到西北軍那裏担任政治工作。在那裏幾年的感覺和經驗，與乎所感受的印象，即如以上所云——東南人吹西北風一樣。人人都知道馮煥章將軍治軍素嚴，西北軍紀律厲害，生活刻苦。曾到過那裏的，好些人都住不到多少日子便要告假了。離開之後，每自己憶起，或與人談及西北軍，大都未免搖頭咋舌，甚或至破唇咒罵兩句。可是我一向覺得西北軍中的生活非常有趣。這也許是因爲從前吃白米，魚翅，魚生，以及「龍虎會」太多——吃得膩了，並且穿綢緞，綉紗，呢絨，及「蕩枝滑綢」太久——穿得厭了，所以一旦嘗嘗黑饅頭，大鍋菜，和穿穿灰布衣，土布鞋，反覺得有十分奇趣吧。

西北軍那個集團，土崩瓦解，已有多年；即使那個名辭，也成廢物了。我們在那裏所做的工作——姑不論對於黨國人民社會有功無功——一概已付諸落拓流水。及今回想，萬念俱消；於懷憶之餘，每憶起在軍中所見所聞的趣事和種種可

發一笑的經驗，還覺得津津有味。如今打算順着層層起伏的微波，逐則逐則寫將出來，藉給朋友們茶前酒後多些說地談天的資料。這也許算是余小子努力革命工作而爲黨國犧牲服務了幾年的一點——亦只是這一點——貢獻吧。倘使朋友們甚至連這一點貢獻也不承認是真的和有價值的，那末，真無怪乎我前時回家去家裏的老太太對我說一句：「大華烈士枉喝了幾年西北風」。

一 保護妥當

馮煥章統率第十六混成旅駐常德時，有日本兵艦沿江開至，艦長謂：「地方不靖，要派水兵登陸保護日僑。」馮答：「勿庸過慮！我負全責。」卽下令每日入商店及住宅，均派大刀隊二名盡力守衛。隊兵執法如山，把守各店各家大門，無論何人一概不許出入，以免發生危險。保護確是妥當而又週到！惟市民望見軍士威風凜凜，刀光閃閃，均不寒而慄，裹足不前。不到幾天工夫，口人商店家家門可羅雀，全沒生意，且又不得出門，購糧食辦事情，甚感不便，艦長知其事，只得對馮說：「現在地方很不靖了，可以不須費軍這樣格外保護了。」馮一笑而罷。

二 「光棍遇着沒皮柴」

曾在常德時，有天主教徒某欺凌同胞，兼以涉訟敗訴，懼刑逃入教堂。神父

庇藏之，屢傳不到。時薛篤弼爲縣知事，無法可施，因以告馮。馮罵薛無用：「看我來辦罷！」乃一手捧着常德鎮守使印跑到教堂對神父說：「你們胆敢包庇犯人，使我國國法不得伸張，我這顆印也沒用了，索性送給你辦吧。」語畢，他即站在教堂前，大聲疾呼，對市民力數神父之不是。民衆愈聚愈多，聲勢洶洶，喝打喝殺，有即釀成大風潮之勢。神父怕了，忙出來賠罪，允許送出該犯，懇求馮不要再行公然聲討。馮得勝利乃止。

三 下死工夫

在常德時，馮努力求學，每晨讀英文二小時。上課時，關上大門，門外懸一牌，上書：「馮玉祥死了」，不准外人進去。課畢始啓門除牌云：「馮玉祥復活了。」

四 時日曷喪

馮任陸軍檢閱使駐北平南苑時，嘗宴各國公使於陸軍檢閱使署。廳上掛各國國旗，而日本國旗獨付闕如。日使不懌，當堂質問其故。馮答：「自貴國提出二十一條件後，敵國人民一致抵制日貨。貴國國旗實在無處購買，真對不住。鄙意如果貴國取消二十一條，即可得而購置懸掛了。」日使語塞，不勝忸怩，但亦莫奈之何也。

五 日領碰釘

馮在西北邊防督辦任內，日領事某到張家口謁見，無意中對馮說：「貴國森林不多，黃山遍地，好像高麗未受治於日本之前一般。」馮勃然色變，因其以高麗比我國是爲侮辱，卽不假思索鄭重答云：「貴國未維新之前，文化之低落甚於印度。」日領不歡而退。

六 美人含羞

美國華盛頓省立大學教授某氏率領學生多人到中國來遊歷，因素聞「某督將軍」盛名，特地託人介紹北上張家口與馮會晤。馮接待如儀。教授偶問：「請將軍告訴我：敵國有什麼可以幫助貴國的地方？」馮聽了，悌然不悅，以為有辱國體，至不能假借，乃鄭重答道：「貴國人每作驕態，常說要幫助敵國，但只是空言多而實惠少，可見貴國實在無力去幫助人。還是自己幫助自己多得些能力吧。不必再事亂吹了。」時余故友張志新君任翻譯，恐開罪教授，先不敢照翻。馮並斥其無庸，不得已乃照譯。這教授高高興興而來，却碰了一鼻子灰而去。後張君為會述此事。

七 黃公厄運

民國十三年，故都革命因曹倒吳之後，馮在張家口新村時，內閣總理黃郛常往就商國家大計。有一次黃走入督辦廁所內大便，為衛兵所見，立即上前驅逐出境。黃高呼云：「我是黃總理。」兵說：「不管你是黃總理，黑總理。這是督辦

廁所。有命令不准別人入內。」黃急極懇求云：「待事畢出來如何？」兵仍不許，非立刻走出不可。黃困極。結果未詳。後告人云：「西北軍軍令真森嚴啊！」

八 三不缺一

馮最惡賂博，軍中有犯此者殺無赦。十五年冬軍次甘肅，有總指揮參謀四人暗地裏大交其麻將，爲馮偵得。翌日，馮召劉總指揮入室問：「據報告軍中有人打牌，你知道不？」劉答：「不知道。」馮問：「內有石總指揮，知道不？」劉答：「不知道。」馮問：「內有宋總指揮，知道不？」劉復答：「不知道。」馮又問：「還有劉參謀長知道不？」四隻脚已問其三，劉慌忙站起來答道：「報告總司令，還有我在內呢。」

九 西安妙聯

民國十六，十七年間馮治西北，施行新政多端，其最善者要以放足運動及衛

生迷動二者爲著。陝豫省政府特設放足處，嚴令全省各縣長強迫人民放足，且以此爲考成之條件。陝西民政廳更矯枉過正，將解放婦女之裹足布，懸掛於省政府署前，以炫成績。五光十色，萬國旗之輝煌不及也。幸衛生運動之舉行，則擇定一日爲清潔日，大小文武官員均須躬自掃街。馮（玉祥）于（右任）兩總司令亦躬行之，不以爲恥。以爲衛生運動之提倡，至美舉也。西北才子於是做了一副妙聯以紀其盛，聯云：

堂堂省政府，掛滿許多裹足布，與莫黨天下
濟濟衆官員，賺得幾個折腰錢，斯文掃地！

十 肩任重責

王開化同志任河南省政府放足處長時，全省張貼放足標語多條。其（一）：「要把河南一千五百萬女同胞的小脚放在我們的肩上！」以二乘之，王同志等的肩上有三千萬隻小脚了。

十一 麻眷屬

國民軍聯軍政治部長劉伯堅，共黨首領也。政權在握，喧赫一時。（時國共猶未分家，西北軍政治部爲共黨把持。）西安名媛王女士亦從事婚運，見而慕之，誓非劉不嫁。經鄧軍長寶珊作媒，卒成眷屬。結婚日劉向總司令告假三小時就在軍中成婚。于同志右任送字一幅云：

英特納遜努兒，就快要實現！（國際歌句）

某同志送一聯云：

願達到婚姻與愛戀合一，

須提防麻煩共痛快俱來。

蓋劉是大麻子，王鼻端亦有幾粒珍珠。聯中之「麻」字洵畫龍點睛，然亦可謂離而虐矣。

十二 北伐資本

十六年三四月間，馮在西安整理舊部，積極準備出關北伐，預約與南方國民革命軍會師中原，但是餉項非常拮据。時薛篤弼擔任財政，籌餉無着，仰屋興嘆，而軍隊即須出發，催餉甚急。其時軍庫只有現洋五百元，薛乃忽生妙計，特呈准總司令部，即以此現款爲資本，用石版大印特印不兌換的「軍用流通券」分給前敵。前敵諸軍各得領百數十萬，即行出發。其後陸續增印發至二千萬元。北伐之得成功，皆賴此五百元爲資本也。中原底定，馮即收回流通券，另易債券，以豫省某種實業爲抵押品。

十三 向左大吉

簡又文同志一到西安政治部工作，一般共產黨員知其是基督徒，即「另眼相待」，但因政治關係，尙未至公然攻擊或排擠，只是遇有機緣，即以譏笑揶揄態

度對待。部長劉伯堅每碰着他便問：「你的上帝怎樣呀？」簡敢怒不敢言。一日劉又是循例這麼一問，簡當時給他一個很滿意的答覆道：「我的上帝左傾了！」劉一笑置之，以後不再發此一問了。

有一天政治部開一分組會議，恭讀總理遺囑已畢，主席劉伯堅請簡讀幾頁革命文字。但偏選出打倒基督教的一章要他讀。簡毫不猶豫地一字一句大聲宣讀，如念妙文，音韻抑揚頓挫。讀到「打倒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走狗基督教，打倒迷信的基督教」等句，全體呵呵大笑，鼓掌稱善。一口氣讀了十餘分鐘，劉主席大開恩典，令其停止說：「夠了夠了！」停了之後，他復微笑問：「這篇文章怎麼樣？」簡爽爽快快的答道：「很好，我極贊成打倒這樣的基督教，可是這不是我所信的基督教。」劉很詫異地問：「你信奉的是什麼樣的基督教？」簡答：「是左派的基督教——革命的，科學的，自由的。」劉很滿意的答：「這也很有道理。」以後也不再難爲他了。其餘的共黨同志看着他們劉領袖的顏色，對簡的態度也和悅一點了。

十四 指馬爲牛

西北軍出動北伐，共產黨正在把持全軍政治部。時在五月，共產黨用紅墨印行特刊一張，名爲「紅色的五月」，到處張貼，甚至豫西窮鄉僻壤也到處可見。有幾個不大識字，不分青紅皂白的鄉人看見「紅色的五月」內有共產主義始祖馬克思和列寧的肖像，指着大罵：「這是帝國主義，打倒他們啊！」

十五 打倒投機份子

政治部的標語有一條是：「打倒投機份子！」在豫西某鄉，有一位鄉下老婆婆聽得人讀出這標語，很滿意地對人說：「國民革命軍真是好啊，連偷雞的分子也要打倒哩。」她馬上變成贊助革命的民衆。標語政策收效者此其一。

十六 藍化的開封

十七年，豫省府突下嚴令，全市所有舖戶大門，俱要改塗藍色。一時德國顏料價值突高十倍。家家戶戶最低限度要破費二十元改換頭面方得稱為革命化。數日間全城變了藍色，真是好看！這一道命令，正要在其他市鎮鄉村推行，有人已向馮老總處參了一本。結果馮即下緊急軍令，禁止強迫商店藍化。

十七 真車大炮

馮在鄭州過新年時，在世界文化史上貢獻了一個獨出心裁亙古未有的新發明。元旦清晨，他召集全體官兵，行賀年禮。到者足有二萬人以上。他站起來闕話說：「今日元旦，循俗例當燒串炮以誌慶祝。可是我們財政不足，而且也要節儉，不買串炮了。我們就用口大聲燒炮算了吧。來！來來來！跟着我！碎碎碎……」全軍大叫碎磅十幾分鐘，砲聲撼天震地，真是好聽。馮先生最愛提倡的口號是：「窮小子自有窮辦法」。不錯！

十八 訓練成績（其一）

馮練兵好用問答式。有一次他召集部隊講話，講了一段即問：「你們聽見了沒有？」全體肅立一致大喊：「聽見了。」再講一段，又問：「你們懂嗎？」全體又答：「懂得。」馮隨便指一兵士問：「我剛才講的什麼？」兵肅立答：「報告總司令，忘了。」

十九 訓練成績（其二）

又有一次馮對部隊發揮三民主義。講完後，便領導全體高喊：「我們是有主義的軍隊」。旋問一兵：「我們有的是什麼主義？」兵肅立大聲答云：「報告總司令，是帝國主義。」

二〇 一種政治病

有一次馮與我們幾個人在一室內閒談，忽有電話來請在座的某軍長講話，軍長接了電話，聽了幾句之後，忽笑起來。馮問是誰來的電話，有什麼事。軍長報告：「是某師長的電話，他請求總司令發幾文餉，問問總司令今天神氣怎麼樣？」馮笑答道：「你告訴他罷，我今天發熱發昏，脾氣極壞，見人就罵，叫他不要來碰釘子。」我們在座的都笑了。

二一 財神被綁

那年在新鄉過陰歷年的時候，馮召薛篤弼和軍需處長魏宗晉二人到總部令他們立刻籌款二百萬元爲犒賞官兵之用。二人瞠目咋舌，堅稱民窮財盡，毫無辦法。馮答軍用要緊，無論如何，事在必行。魏反駁道：「總司令不是說過令叫人窮國歷，不許過舊歷年嗎？」馮答：「不過年是另一回事，犒賞是必得要辦的。你們想不得辦法，休想出去。」言畢，竟自走了，即傳令兵弁看守着二人不許放走。那時已是深夜。他們被關在小屋裏，欲走不得，只得嘔心瀉血的籌商了一夜，好

容易想得一點辦法。翌晨請馮入室。薛報告辦法，數天內勉籌五十萬元。馮搖首說：「不行不行，至少一百萬。」魏發急道：「我們再無辦法了，請總司令放我們在油鍋裏活活地炸死我們吧。」馮乃軒然笑道：「五十萬就五十萬吧。」兩人乃走出，却已挨了一夜凍餓了。

二二 緣慳一面

十六年夏會師鄭州後，國民革命軍俄顧問嘉倫將軍亦隨諸中委到鄭，屢欲與馮會晤，均沒有機緣。一日特請人與馮約商會晤時間。馮指定次日清晨六時。翌晨嘉猶擁其戀人女秘書高臥未起，及醒來已誤了時間。乃請原人道歉，另約時間。馮又指定翌晨五時——比上次更早一個鐘頭。次日嘉仍誤點。會晤之議終作罷論。馮後與人談及此事，猶然嗤微笑也。

二三 顧問之義

十五年，馮從蘇俄回陝後，有軍事顧問俄人烏斯馬諾夫贊襄軍務。他好打聽西北軍實況，宛如偵探，並常常向馮發言，漸漸涉及用人行政。馮甚不悅，一日對烏云：「你知道我們中國『顧問』二字怎解嗎？」烏答：「不知何解。」馮告之曰：「顧者看也。問者問話也。顧問者，當我看着你，有話問你之時，乃請您答復也。」烏稔顏說：「是的，總司令不問我便不說了。」馮怕其太難過，隨笑說：「但我一有所問，您當盡情答復啊。」

二四 鬚鬚的運命

馮自北伐軍出動，軍書旁午，晝夜無暇，未遑薙鬚，到鄭州時，于思于思滿臉。在我們看來，更加威風凜凜，但有一位却極討厭此物，那就是馮夫人李德全女士。馮一接電報知女士已由西安動程東出，即刮去臉上大鬚鬚，仍留唇上兩撇小鬚如仁丹式。及女士到了，仁丹式的鬚子忽變爲卓別麟式了。次日女士閱談，暢論文明人與野蠻人之別。她說：「野蠻人全體多毛，文明愈演進毛亦愈少。」

馮聽了闖教之後，茅塞頓開。翌日出來，唇上的兩撇竟已一掃精光了。

二五 吃便飯

鄧處長萃英攜眷在河南軍部服務時，鄧太太帶了一個花色精緻的西洋尿盆。有一天晚上，處長請了幾位朋友到家吃飯。他家裏剛雇了一個河南老媽。她竟然用那精緻的尿盆盛了那味全鴨上菜，端了出來放在桌上，處長太太和賓客們相顧失色——結果不詳。所謂「吃便飯」，真是一點兒不錯！

二六 運使掛印

國命革命軍既底定山東，石敬亭任代理主席，石到泰安組織省政府時，適山東鹽運使一職已由中央財政部委盧耀到任。石一聞盧爲前浙江督軍盧永祥之子，卽笑對人曰：「這是一個頂闊的公子哥兒。我們來綁一個小票兒吧。」不意這句開玩笑的話傳入盧耳鼓裏，他竟信以爲真，馬上捲起舖蓋掛印而去。

二七 失迎失迎

十六年秋蔣總司令率國民革命軍既克徐州，馮派二集團第六方面軍總指揮石敬亭代表往謁籌商北伐計劃。蔣令特別歡迎，由副官長駕汽車派軍樂隊到車站接車。專車既至，軍樂隊員全盪各把樂器送到嘴唇，準備石總指揮一下車，便大吹一陣。及車既停，只見有幾個穿灰布軍裝的軍士下車直走。等了一會還不見石，副官長着急了，登車找遍，始知剛才下車的幾個兵士，石就在其中，又忙驅車追去。時大雨方霽，見石正在泥濘路上一歩一步的走着。副官長趕上去接他上車到總部。這次到站歡迎的軍樂隊竟白走一趟，失了效用。

二八 校長賣鹽

十八年夏間，簡又文方在洛陽主辦軍官子弟學校。那時山東已經克復，孔庸之部長在南京保薦其任山東鹽運使。馮復打電催其立刻到任。那時簡的上司——

訓練總監石敬亭——很不願他拋棄學校事。有一天早晨，石氏駕臨校內，對四百多名學生訓話，故作俏皮語問學生道：「你們的校長要到山東賣鹽去了，你們知道嗎？」學生齊答：「知道。」石又問：「你們的校長是教育家，他會賣鹽嗎？」好一班學生真是忠心耿耿，尊師重道，齊聲答道：「會的。」總監鬮侃人不成，反討沒趣，沒奈何只得放簡乘車赴任。

二九 煙煙煙煙——四則

馮不吸煙，亦最惡部下吸煙，軍令極嚴，莫之敢犯。但高級軍官偷偷的吸食者，却大不乏人。有一次他突然跑到秘書長魏書香室內，忽覺煙味陣陣，撲鼻而來。馮即朗聲如八股先生讀文章般念道：「你的屋子，又薰又臭，又臭又薰，既薰且臭，既臭且薰，薰而又臭，臭而又薰，薰薰臭臭，臭臭薰薰，亦薰亦臭，亦臭亦薰。」言畢，掉頭不顧而去。

有一天大將鹿鍾麟與某總指揮某參謀長等在室內閒談，均舒舒服服地大抽紙

煙。馮忽入室，鹿等站起見禮，各人急忙收攏煙捲。馮一點頭不作一語，轉身便出。將出門時指着一個廢紙筐，對一勤務兵大聲申斥說：「看你們做事多麼糊塗！筐子滿裝了廢紙還不倒了去，頂容易着火。」言畢徇揚而去。鹿等聽了，人人咋舌，相視而笑，默然無語。

唐悅良次長爲馮之襟弟，甚得馮之信任。有一次唐遠道來謁，與馮及馮夫人共話一室。夫人毫不客氣指唐手指說：「慙看悅良抽煙抽得這麼厲害，指頭都薰黃了。」唐當時忸怩不安，大有無地容身之况，幸馮發舊語云：「天氣冷的很，抽抽煙緩和緩和。」抽煙而與冷煖有關，真是妙人妙語！

十八年冬馮下野到山西晉祠居住，稍改故態，對煙禁不如從前之嚴厲了。有來賓到訪，也以紙煙招待。有一天李睿城到此坐談，香煙未備。馮令傳衛兵云：「到隔壁，×先生房間取煙捲來奉客。」余嗜吸煙，但仍不敢公開吸食，馮固知之，有一次暗示慰余云：「做文章的人吸煙可助思想。」

三〇 革命菓子

西北軍加入國民革命運動後不久，即真個呈出革命化的菓子。當時有幾個可以代表革命化的名辭。記述出來，頗有興味。

革命飯 軍中糧餉時缺，軍官自上將以至少尉每月只發菜銀六元，兵士三元，麵煤則由公家發給。軍中每日食飯二頓，食品主體爲粗黑麵粉蒸成之饅（饅頭），另大鍋菜，即以一大鐵鍋煮開水，加入豆腐，粉條，白菜，肥肉，放一把鹽，加些香料醬油，混合煮熟之。光景好時，肥肉多些，否則雖福爾摩斯再生，亦難偵探肉之所在也。飯既熟則以煤油白鐵箱分盛饅菜，官兵分班食之。軍中稱這等飯食爲「革命飯」。余最末次吃西北革命飯是在十八年秋——九月十八日——五原誓師紀念日。時馮在南京任軍政部長，特于是日午，在行轅草地上設「革命飯」一如軍中所吃的，召集西北人員並當時與西北軍友善或素有關係者同吃一頓以誌不忘。當時要人參加者，猶記有王儒堂，孔庸之，李石曾等。

革命時間 馮最惡吾國人守時間之惡習，因此發明「革命時間」一個名辭，以資提倡，即開會宴會預約等依時不誤是也。口號提出後，各種約會均比較好些，功效頗著，亦革命之一種小成功。

革命棺 最沉痛而有久遠意義的就是「革命棺」。這名詞的由來，是因西北軍在豫魯與魯奉軍開大戰時，每次開仗，陣亡人數日以千百計。棺材不夠殮葬之用。不特士兵，即中下級軍官陣亡者亦無棺可殮。不得已乃用白土布將屍體包裹，覆以軍旗或黨旗，運至鄭州碧沙崗埋葬。北伐成功後，馮撥款十餘萬元在該地建一先烈祠，派員專司其事，以為紀念。「馬革裹屍」之古代烈士，不得專美于前矣。

三一 十字訣

西北軍有一很流行的「十字訣」，表出十件有趣事件。錄之於后，並附註釋。

簡部長一事不管

簡同志代理總政治部部長時，女同志數人互相攻訐，揭出某處長與某女同志發生某種關係，歷歷如繪，堅請整頓嚴辦以維風化而保部譽。簡見事涉少將處長，即請示總司令如何辦理。馮聽了笑道：「那好極了，男同志與女同志發生了密切關係，將來生下小同志來，不是好嗎？」簡笑答道：「恐怕小同志未產生之前早把老同志氣死了。」——馮復大笑，此案竟以一笑了之。簡自是一事不管。後來有人責備之，簡說：「非不管也，不能管也，既不能管，以不管管之可也。」後來春光洩露，全軍都知道了。某處長乃與該女同志正式結婚，並呈請總司令（那時軍事時期軍令本不許結婚），馮批：「早一天好一天。」有情人卒成眷屬，皆部長一事不管之功也。

李同志兩度戀愛

政治部李同志先與某女同志戀愛，繼又與另一女同志戀愛，軍中乃有此軼。

任處長三表官銜

已故任同志爲豫中道長時，每有演說，必三表其官銜曰：「吾乃總司令部民政處長，兼鄭縣縣長，兼豫中道長……」（馮曾劃分豫省爲若干區，各設道長，卽前之道尹也。）

王道長四賢授首

洛陽道長王玉堂在任時，破除迷信，不遺餘力，親率差弁搜遍全洛神廟，打破偶像。洛陽古有四賢祠，供奉宋儒周程朱張者。王不管三七二十一，將四賢像拉出廟外，斬首于通衢。

總司令五原誓師

十五年秋馮由俄回國，整理部隊，於九月十八日在綏遠五原縣就國民軍聯軍總司令職，並率師參加國民革命。

馬顧問六根未淨

青年會幹事馬君，革命老同盟也，爲馮摯友，素熱心宗教事業。馮屢留之冀

助政事，馬均辭不就，只受顧問名義。但其車駕却不憚遠涉重洋，千里驟從，時時出入於總司令部，且對於軍事政治均表十二分興趣，故人以六根未淨嘲之。其實則馮極敬重其人，每有政治大問題發生，輒去電特請其來幫同解決也。

陳大嫂七擒七縱

開封市政籌備處陳處長，素有懼內之譽。西北軍中一般懼內同志均擁戴之爲「懼內會」會長。陳會長嘗向衆宣言云：「天下沒有一個男人不怕老婆的；惟有我呢——（拍拍胸膛）我老婆不怕我。」陳大嫂確有糾糾雄風，七擒七縱之後「男人不復反」矣。

陳處長八面玲瓏

鄭州青年會幹事陳君，與馮友善，頗得信任，被任爲農村訓練處副處長，歷換處長四次，而副處長不換。蓋陳應付各方面均甚圓滑，故有「八面玲瓏似水晶」之譽。

鄧主任九月勤王

開封民衆訓練處鄧主任與女學生王同志，因戀愛程度達於極點，遂於九月結婚，故云「九月勤王」——勤王云者，勤勞王事也。

凌市長十分掃興

山東省政府準備接收濟南時，委凌同志爲市長。閱二日，西北軍全體退出山東。市長亦成過去黃花，縱不十分掃興，也有八九分了。

三二 同志之分類

有一位程師長，在泰安開軍民聯歡大會時站起來演說：

「各位武裝同志，文裝同志，男同志，女同志，農工界同志，商界同志，和其他雜牌同志……」

三三 不愧屋漏

最忠于馮而又最怕馮。每遇戰事發生他卽來投軍，必赴前敵，出生入死，立功不少；但戰事一完了，他卽悄然不告而別，蓋懼馮繩以軍法也。有一次馮訓以革命軍人當戒絕嗜好，韓答：「報告總司令，除了吃喝嫖賭外，我沒有什麼嗜好。」馮以軍事期間，將才不易得，亦一笑置之。

三四 四不象子

鄧萃英（芝園）爲哥倫比亞大學教育科專門畢業生，曾在北平教育部任事，並曾任師範大學校長，久與西北軍有關係。西北軍既入豫，鄧亦投筆從戎，馮委以總部機要處長職，亦皇皇然穿上灰布軍服佩其陸軍中將懋章了。一日與我閑談，不知其剛碰了一個甚麼釘子，感慨交集，喟然與嗟曰：「我倆出身同，境遇同，待遇同。我倆真是姜太公的坐騎，——四不象子。」我問何爲「四不象子」？他道：「象學者而不是學者，一不象也。象軍人而不是軍人，二不象也。象官僚而不是官僚，三不象也。象政客而不是政客，四不象也。」當時我聽了，對着

鏡子瞧瞧自己，點點一掃而光的頭，微笑道：「老鄧說的不錯。」再深想一層，臉上的顏色突變與襟上紅色三粒星的陸軍中將襟章互相輝映。

三五 三十六着

民十九北平擴大會議全場一致推舉閻將軍錫山爲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閻先生遂於九月初旬由山西太原乘正太鐵路車到石家莊轉乘平漢路專車赴平，選定黃道吉日就主席職。所選定的乃是民國十九年九月九日九時。就職之後，那飛將軍張惠長的飛機立刻由濟南輒地飛到北平，連擲炸彈數枚以誌恭賀。有一枚正落在中海懷仁堂面前的湖裏。因此之故，剛剛登其大寶的閻主席，便感覺有巡視前線之必要。寶座還未坐暖，立即乘原車南行了。一般迷信的同志們，仰天長嘆道：「冥冥中自有天數在焉！四九三十六着，欲不走其可得乎！」

三六 無字真經

閻先生到北平時，傳說其晚上赴宴，看見同志們打牌，輸贏鉅萬。他恐怕人家拉他入場，敲他竹槓，那時却之不恭，顧之不敢，於是眉頭一縐，計上心來，背着手兒從四家大將後邊繞着參觀，却見一家手上有一對白板，乃故作驚異地喊道：「哦！爲什麼有一對沒字沒花的牌兒呢？」那位先生真倒霉，手上的牌被他老人家道破，氣惱極了。那三家和一屋的賓客都笑他老人家不會打牌，連白板都不認得。於是不特沒有人請他下場，就連旁觀也表示拒絕了。他老人家手擦黑鬚，一邊走一邊微笑，心裏說：「正中了我山人妙算了。」

三七 火柴功用

擴大會議時代，閻派大將傅作義帶兵三四萬人入魯。蔣總司令即在河南暫取守勢，急調十九路軍蔣蔡二師攻魯，節節勝利，攻下濟南，晉軍幾至全軍覆沒。

傳說其失敗之由——真是滑稽之尤——因為連下了幾天雨，晉軍在戰壕中，火柴都被淋濕，不能發火吸白面（即海洛英）毒品，所以無力抵抗了。火柴之功用大矣哉！（後來瑞士火柴大王自殺了，未知是否因得聞此事而氣死的。）

三八 妙聯兩副

民十九西北軍再次用兵中原，地方糜爛，生靈塗炭。聯軍中有孫殿英及馮德英（選才）二軍，紀律欠佳，人民尤苦之。西北軍路同志製就一聯以誌其盛，聯云：

中原已是巴爾幹

西土不如海洛英

（西土和海洛英均是毒品，而前者之毒遠遜後者，又暗指西北軍之帶西土出關，其為害遠遜兩英也。）

民十九馮副總司令部發了許多顧問參議等聘書，以羅致天下英雄豪傑。軍中

好事者又撰一對曰

一日兩餐三心二意（協參議）

顯此失彼問東答西

三九 老馬識途

馬老將軍福祥生前，治家教子最嚴。小將鴻遠素畏之。每當庭訓必受責備。某年正值老將軍壽誕，北京大總統賜題壽字作賀。鴻遠多方運動，得為賚贈題字的專使，遠送回家祝壽，以為身居堂堂「欽差」地位，這回可免受家教了。及夫吹大擂犬搖大擺的到家時，老將軍因總統贈贈之故，只好忍氣吞聲，不得不大開中門親迎入禮堂，延之上座，拜受題字。招待專使大禮既畢，旋即轉入內庭相敘。老將軍走過裏邊，即大喝一聲：「把那荒唐小子綁了，拉下去重責五十軍棍！」家法申過，老將軍一肚子的烏煙瘴氣才算沒了一點兒。

四〇 古董製造局

十八年春余遊西安，從事搜羅漢瓦。據說，西安名士×氏能書能畫，且係考古名家，所藏秦漢魏隋唐古物甚富。我託人介紹親詣其大府參觀。那時他老先生已去滬上，只留家人看家。家人招待殷勤，引我去看了不少古董。末了還帶引我直去到屋後一所地方，內裏有不少漢瓦模型，更有殘瓦多種，和製瓦工具，一舉而知這時仿製秦漢魏隋唐瓦碑像的工廠。看完之後，我心中若有覺悟，從此搜羅漢瓦的興趣便完全冷淡了。後來又聽說這位老名士從前出賣碑瓦古物，賺了很不少的錢，尤其是賣給日本帝國博物院一個古碑價值十萬元。後來證明是贗品，那個經手的日本人因此受了重罰，他便在中國控告這名士誣騙之罪。但那名士申辯：石碑一塊是照雙方訂明之價賣出；但真贗與否，並無保證。結果，他又贏了官司。所聞如是，姑妄誌之。

四一 上國文明

民十三，馮實行首都革命，溥儀儀出宮而軟禁之之後，溥儀之師英人莊士敦乃運動英公使出頭向王正廷說項，求勿殺之，時王任攝閣之外交部長也。王答云：「請貴公使放心。按俄國歷史文明規矩，革命成功之後從來不殺遜位之君者，斷不至如貴國前人革命時曾斬皇帝之頭也。」公使頗熟已國歷史，不能置辯，唯唯而退。

四二 老蘇作態

民十八夏六月初旬，國民革命軍北伐大勝。某將軍率其部下百戰健兒於三晝夜間跑八百里路，沿平漢路北上首抵北平而苑。一時，中外人驚訝，外報且有頌爲「飛將軍」者。時奉軍留鮑毓麟一旅守城。故都人士欲避免流血。乃由善紳熊希齡王士珍等出頭與雙方磋商和平解決辦法。某回爾與熊等答應條件。不料其廢

記官在信封上誤書「熊」字作「熊」字。熊不悅，後面訴諸某，以爲西北軍無人才之證。此熊爲我自道者。

四三 平等真諦

民十五六年間，西北軍既實行黨化，乃廣用政治工作人員施行政治訓練，其中有誤解平等之理者，未免有搖惑軍心之危，復有煽動背叛之險，馮頭思糾正此錯誤觀念。某日，對軍隊訓話時，馮發揮平等真諦，先問：「平等是不是人人都要一般高之解？」衆答：「是嗎！」馮說：「好，那就應先再把馮玉祥的頭砍了，因爲我比你們都高；隨後也要把軍中的長漢子，都要減低幾寸。這行不行？」衆大聲呼：「不行。」馮又問：「平等是不是要人人都步行不騎馬的？」衆答：「是呀！」馮答：「那嗎，我們的騎兵都要跑步了；我們的大砲都要用人拉了，（因爲馬拉砲，砲兵騎馬；）那又行不行？」衆又齊答：「不行。」馮然後發揮平等真諦，……………（演詞從略以避宣傳之嫌也。）

四四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徐謙爲馮多年老友，而西北軍將領以其爲政客也，多不喜之。顧民十五六間在武漢國民政府時代，徐爲中央聯席會議主席，煊赫之勢，一時無兩。時李鳴鐘已離軍職，往謁見，傳達候見，甚爲麻煩。李歸而感慨大生，喟然嘆曰：「從前徐季龍去見我們，有點費事；現在我們來見他，也有點費事。」

四五 馬不吃豬

民十六，西北軍復出中原後，有某派工作人員提倡反宗教運動。馮召其領袖斥駁曰：「國民黨綱是主張信仰自由的。試問三民主義中那一篇那一行是反對宗教的？就本軍而論尤其不能反對信教，一因本軍原是全體信奉基督教的；現在仍有多人誠心信奉，萬不能排除他們；次因，現有三四萬信回教的軍隊與本軍聯成一體了，您們一定與馬的遠馬鴿賣吃豬肉，方許他們革命嗎？眞眞豈有此理，

胡說霧道！」關於二馬一語幽默可賞，故錄於此。

四六 姓名成讖

民十四年間，西北軍與李景林之直軍戰於北平天津鐵路。西北軍有旅長名過之綱者，遠令前進，致誤戎機。卽電馮請罪，內有云，「……此乃綱之過也。」把自己姓名先後倒寫，却成罪案，可謂巧極！

四七 斷句取義

馮子等初由蘇聯回國時，因是時國民黨正採聯俄政策。西北軍政治部之共黨分子卽到處唱其「國際歌」，並在軍隊教士兵唱之。歌辭內有一句云：莫要說我們一錢不值，「有一兵只唱了半句，「我們一錢不值」卽大發牢騷云：「我們是一文不值，沒有領餉兩年多了。」

四八 「其言也善」

魏宗晉氏極爲馮所信任，歷任西北軍軍需處處長多年，又嘗一度任山東財政廳長。最近不幸在張家口被仇人暗殺斃命。嘗記其前年因感歷年軍人內戰之殃民禍國，喟然曰：「凡是內戰，槍砲是外國來的，子彈砲彈是外國來的，炸藥鐵器是外國來的，金錢是外國來的，甚至近年則白麵軍糧也是外國來的；只有在戰場上互相殺死的同胞的血和肉是中國的。」其言滑稽而沉痛，亦大覺悟之語也。

四九 有而不多

馮煥章任陸軍檢閱使時，軍餉支絀，士兵軍服不全，夏日猶穿棉衣。一日營門外一兵坐在那裏捉虱子，馮來卽起立敬禮。馮笑問：「捉虱子嗎？」這習俗受道德訓練的大兵很謙虛地答：「不很多。」

五〇 衛生補品

石敬瑭在山東泰安任代理主席時嘗對人說：「吃過晚飯又雞圍」「衛生蔴蔴」也不大要緊。」

五一 新國際

十六年春，鹿鍾麟從蘇聯遊歷回國，着實受了「第三國際」所感動，於是在歸途中提議發起「第六國際」。據其自言，所謂「六」者「馬牛羊，雞犬豕」是也。但不知原意是這六種全行算上，抑只是其中之一第六種，我們應向鹿同志質問。

五二 語病

十九年，鹿鍾麟在豫作戰任前敵總指揮，秘書爲其草檄，內有「不知鹿死誰手」及「中原逐鹿」等句。鹿閱稿至此二語，大呼不妥，執筆刪去。

五三 經濟專家

東京中華青年會幹事馬伯揆君爲革命老前輩，賦性忠誠耿介而談諧好辯。爲馮煥章將軍之顧問，馮嘗稱其爲「粗中有細」者。一次，余偶與馬同乘火車。晚膳時，馬叫白飯一份，炒牛肉一盤。余問何故不要湯。馬則答，「已有湯了，等一會您便知之。」及飯畢菜完，余又問其湯在那裏。馬答：「您着啊！」卽舉牛肉盞餘剩之汁，倒在碗內，又把滾水一沖，雙箸一攪，卽謂，「一碗頂刮刮的牛肉湯」。余大笑不已，及今思之，猶覺馬兄確具經濟天才，甚欲「爲國薦賢」，向「全國經濟委員會」保薦其担任一要席。

五四 統一紀念

唐悅良氏原籍廣東，以久居北方，娶河北通州人李女士爲妻（卽馮夫人李德全之堂姊）。生長子時命名曰「南北」，所以紀念其夫妻南北統一之盛事也。友人

好諛者嘗指其子曰，「這個不是東西。」（此語爲林語堂兄所說的，大抵非假；卽屬訛傳，亦殊可笑，唐兄李嫂南北世兄均請原諒。）

五五 假公濟私

在某時期，西北軍官佐居恆戲以某公互作稱呼。於是薛子良（篤弼）乃爲「子公」，而郭春濤更不得不作「春公」矣。一笑！

五六 與二郎媲美

谷九峯（鍾秀）爲馮在河南時上賓，袍澤們輒以「九老」稱之。其人雖漸老，而豪情逸興不減昔年，所以同人樂與「九老」談談天，說說笑。一日，軍次華陰駐破廟中，於彼此興高彩烈之下，余對座客念念有詞——仿膾炙人口之「二郎廟記」文——云，「且夫谷九老者，谷八老之弟，谷十老之兄，而谷老老之第九子也。」一時，掌聲與笑聲四起，觀九老，亦軒渠大笑。及今思之猶有回味。

五七 幽默院長

民十六年六月，西北軍與由武漢出發之國民革命軍會師鄭州。余方任西北軍前敵政治工作乃得與前敵軍先至。時由武漢到鄭視師者有故譚院長祖安，及孫哲生，顧孟餘，唐孟藩，徐季龍，諸同志。一日在談話中孫介紹余向諸同志報告西北軍事政治情形。余言，「西安經八個月長圍之後，元氣大傷……」譚忽發一問，「甚麼是元氣？」且夫元氣者，屬於形而止性質，固人口裏所常談，而其實究竟是什麼東西，一經質問，輒卽口啞。余當時倉猝間突受此一問，十分難過，幸而腦靈口快，卽刻回答，「余所謂元氣者卽人民及地方之經濟情狀是……」聽者點頭默許，言者挽回危局。及今回憶不禁贊嘆一句，「幽默哉，譚老闖！」

（中央政府官吏昔恆以此稱譚故院長）。

五八 誰是頑固，陳舊

馮未入黨時，以教治軍，多聘南北中外牧師在軍宣教。西北軍軍紀精神之馳譽全世，得宗教之效力爲多。馮自遊俄回國後，加入國民革命軍，改以黨治軍。有牧師浦化人者在軍服務多年，素得馮之敬仰信任，至是，馮自覺覺悟，轉嫌牧師爲「頑固」「陳舊」，乃派其到蘇俄遊歷。不料這頑固而陳舊的浦牧師到俄不久，一旦豁然開通，思想突變，回國後，復在西北軍任事，馮派其主持工人運動。自分共以後，浦忽然離職逃去，留函與馮，太罵其爲性質「頑固」，與思想「陳舊」，不堪共事，故割席而走，並謂所領得工運經費二千餘元，已照數分派與工人云。馮密查其事，款項果然分派不差。復檢查其遺留之物，發現其在當地××担任重要職務。尤爲趣而且怪者則着其照常任牧師，努力傳教云云。（大概是爲掩人耳目以便秘密工作吧！）馮得悉內容，又好笑，又氣惱，格於公事，俟過了多日之後，勉下嚴令通緝挾款潛逃之蒲化人歸案訊辦。此場公案，以幽默

始，以幽默終。

五九 縣長須知

馮昔任河南督軍時，提倡儉樸最力，佳話傳遍人口者亦最多。有一次有縣長謁見。談話不上幾句，馮驟然發問，「你是男人，還是女人？」縣長不明其意思，惶恐殊甚，急切請明白訓示。馮伸手指其手，言，「你如不是女的，爲什麼戴起戒指來？」縣長指上固有一金戒指也。縣長倉猝間無辭可答，退席請罪而已。閱數年，馮部下×將軍榮任×省主席也極力提倡儉樸。恰好也有戴了金戒指的縣長謁見。主席也學了老上司的問話，「你是男人，還是女人？」……「如不是女的，爲什麼戴起金戒指來？」豈知事隔多年，人類已有進步，當縣長的資格與口才已一天比一天高。當時，這位並不倒臺的縣長並不惶恐，並不認罪，反從容不迫振振有辭的答覆，「主席不知，這是縣長文明結婚的交換戒指也……」該主席反無辭可說。

六〇 誰吃虧？

民國元二年，馮仍未任高貴軍職，軍次某地，房狹人稠，只得一間小屋，一張木床，馮須與另一軍官同榻。該軍官甚覺不安，即謂兩人同榻而臥，不好意思吧。馮現出其俏皮滑稽之本性，乾脆答云，「您又不是女人，有什麼不好意思？」

東

南

風

所謂「序」

「西北風」發表完畢後，友人們讀之頗覺有趣，乃慫恿余續將個人所聞所知而常所樂道之中外各方人物的趣聞軼事，如前書出，余諾焉。信筆寫來，已有多則。余思此等遊戲文章，若「藏諸名山」，未免可惜；苟長留諸篋中，又恐徒爲鱗魚供給多量之食料耳，遂慷慨付與。然何以名吾篇耶？乃念夫罵人之風，既有春夏秋冬之分，則幽默之風已有西北又曷不可並列東南。然而東南風之所以爲東南，又不盡同於西北風之所以爲西北。由是不得不爲之序。

猶記今年夏間，全國天氣奇熱。天津，北平，鄭州，杭州，寒暑表高達百十五度；上海，南京，亦達百零五度；廣州，香港，則雖不過九十餘度，然以氣候潮濕，濕氣低壓，困人殊甚，其熱尤苦。在最熱的那一天，馬路上的柏油竟然鑄軟如牛皮糖，而棹子上之洋蠟則更彎曲似小駝子。是日也，天太朗而氣不清；不要說路上行人欲發暈，就是靜坐室裏有閑階級的男女衆生，也無不變爲汗淋院暑

吉士，鎮日神昏而氣悶。一時，扇子之效力甚微，冰水之功能有限。忽然間，一陣東南風，習習撲來，融融吹過。啾啾哨哨！其涼其涼！霎時間，暑氣頓消，昏悶都化，全身暢適。爽快啊！開心哉！愜意呀！舒服喇！安樂咯！偉矣哉東南風！妙矣哉東南風！骨子 (Good) 矣哉東南風！

嗚呼！人牛者苦悶之積也。尤其是生於中華民國現在的的人民，時時處處都是宛似在百廿度以上頂熱的氣候中過活。大而在世界，國家，社會，小而在家庭，團體，一身之間無不遇有種種無妄之災，或意外之劫，或失意之事，或缺乏之憂……之不斷的侵襲。信乎萬象無常，惟苦有常——與生俱來，與生同住。彼喬答摩垂訓「四聖諦」中之第一「苦諦」，誠為不可磨滅的真理矣。在此悠悠數十寒暑的生活期間，「不如意事十居八九」，苦惱之時總佔過半！然則人將何以爲生耶？——何以去苦求樂耶？是則舉凡一般宗教家，哲學家，科學家，以及藝術家所致致努力之異軌同歸及分工合作的究竟目的也。

於此，吾人所欲作一小貢獻於「苦悶的人生」者，乃在引起人們的「幽默感

」(Sense of humor)——使縱在極愁苦的生活中，仍可見糾紛的趣味而發一笑。誠能如是，生趣未減，則苦中自覺還有樂境，而苦之爲苦自然減煞其壓迫生力和摧殘生機之功能矣。是故笑能去苦，笑能加增生力；笑能開發生機，且笑之功用遠勝於哭；笑着去做工，去打仗，去救國，其能力和成績，必大於哭着的；含笑而受苦，而殉難或就義，其勇氣和壯烈必比垂淚而引頸就戮的尤強。總而言之，同是在苦難中度生活，而仍能發笑的人——卽有幽默感的人——已戰勝一切苦難了。「噫，死亡啊！你的刺究在那裏。」(「Oh, Death! where is thy sting?」)這是饒有生趣，生力充足和生機活潑者之凱歌！這是幽默給「苦悶的人生」最後的勝利！

雖然，哭是人人會哭，人人必哭，人人常哭；而笑則人人未必會，未必善，卽會矣善矣亦未必多，此所以能常常使人多多發笑之貢獻確是有特殊價值也。(參看論語戒條之十)是故幽默者，常在奇熱昏悶的氣候中之「苦悶的人生」之東南風也。吾卽以東南風名吾篇，用意亦顯在乎此。

也 有 「凡例」

二十二，十，三，於上海寶一瓦齋

一、本篇也有十戒：（一）羌無事實者不錄；（二）猥褻不雅者不錄；（三）損人名譽者不錄；（四）揭發陰私者不錄；（五）缺乏幽默者不錄；（六）曾經發表者不錄；（七）違反論語同人十戒條者不錄；（八）牽涉政潮，搗亂大局者不錄；（九）其他一切不應錄，不足錄，和不屑錄者不錄；（十）不錄者不錄。

二、本篇所載故事多有涉及個人知交或社會名流甚或當代偉人者，動機原是純善的——博得人人一察而已，並無任何歹意或惡作用於其間。區區之心，可質天月。（注意：鄙人是長期抵抗者，不稱「日」，以示積極也。）凡有大名出現於各條者，準作是我們所「看得起的人」。（參看論語戒條之二）其人固不必「受寵若驚」，但切不可輕易發怒埋怨著者。須知，輕怒者有礙衛生。「睚眦必報者，最乏幽默感。若能犧牲自己一些以給人們多量之快樂，又何樂而不為乎？

提前道歉，知我諒我。

三、以前在本刊所發表之「西北風」，也是適用上兩條「凡例。」附註於此，以補遺漏。

四、（本來尚有凡例之四，脫稿後見其無關重要，故刪去。）

先總理孫中山先生一生之豐功偉績，傳之者已甚衆；惟其童年軼事，知者尙鮮。余從總理淑配盧太夫人及其賢媳陳淑英夫人兩處，得聞口述故事多端。茲選其足以振柔立懦爲後世永垂人格典型者三則，恭述於后，以顯潛德而發幽光。列爲「東南風」之冠，宜矣。

總理童時，卽具有大無畏之精神，常爲他人所不敢爲之事，而且賦性剛直不屈，好打不平——如其後來一生之德性。他的翠亭本鄉有神廟一，供奉北帝偶像。一日，總理私入廟中將北帝之手指足趾一一斷去。及鄉人察知，大起恐慌，但究不知是誰作此孽也。六十年前敢爲此事於村中，洵是奇童！

總理家早年仍拜偶像，其母每於神誕節期及每月初一必焚香點燭宰鷄煮肉以供奉神祇，崇事甚恭。總理乘人不覺，輒偷偷肥肉取去大嚼。其始，家人察覺牲品每每失去，莫名其妙；後來知是總理所爲，其母乃執之大罵，「死仔」。總理

斤斤抗議云，「死菩薩未食，且讓活菩薩先食罷！」此是幽默上乘。

村中有黃茅棚賣油炸業爲活者。有一天，總理與其同村呷角交陸皓東氏（卽與總理首倡革命殉難四烈士之一）嬉戲於茅棚之旁。兩童奇心切，於棚側私挖一孔以窺探棚內賣油炸者如何工作。詎料此偷忽然發怒，遂以滾油向兩童迎頭潑法，幾傷陸氏之眼睛及皮膚。總理以其蠻橫無理，殘暴傷人，欺凌弱小，卽決心有以報之，於是走至距棚稍遠之處，飛擲一石塊於棚內。石塊不偏不倚，適中油鍋當中，鍋穿油漏，兩童逸去。賣油炸者自審理虧，恐動公憤，不敢與較。總理與陸皓東二人乃得躊躇滿志焉。迹總理一生革命四十年，其間覆清廷，倒洪憲，打軍閥，以至要打倒帝國主義，均是繼續及擴大其童年打倒殘暴蠻橫欺凌弱小賣油炸者之精神及努力也。如此積極抵抗的精神及人格，洵可爲國難中之國民作模範也。（此稿經孫哲生院長夫人陳淑英女士看過認可。附誌於此，以示本篇材料均是「貨真價實」「童叟無欺」者。）

二

有人問胡漢民氏說：「有人謂先生今年貴庚五十×歲；對不對呢？」胡微笑答：「有此一說。」

三

戴季陶氏到香港時，寓某外國旅館中。晨興，戴欲閱報，乃按鈴呼侍役往購「新聞紙」。不幸戴所操者是國語，侍役粵人不曉聽，却誤以爲「三文治」，即取火腿麵包一盤以進。戴急極，忙說：「不是這個，我要報紙。」侍役退，頃又拿「飽子」一盤以進，蓋又誤會「報紙」爲「飽子」也。戴更急，即取紙筆大書「新聞紙」三字。侍役不禁發笑，乃取回「三文治」及「飽子」兩盤而另行購報奉上。

四

陸榮廷自卸去兩粵軍政權後即行北上息影滬蘇，時與友朋作方城戲，以資消遣。陸老眼昏花，錯誤難免。最可發噱者：有一次彼摸上四隻白板，却不會開槓，將其分列兩邊，老叫對碰。別家和出後，他生氣，將檯上之牌看完再找不出一隻白板，又將三家牌看完又找不出，即高聲抗議，「這副牌有毛病，只得兩隻白板。怪不得我叫對碰叫了半天總和不了。」有人問：「您老究竟叫白板和甚麼對碰呀？」彼此一看，原來是白板和白板對碰，舉座乃哄然大笑。

五

伍老博士廷芳性最滑稽。任駐美公使時，有美國人不識其地位者，問之曰：「What kind of nose are you—Chinese, Japanese, or Siamese?」譯即：「君是甚麼人——中國人，日本人，抑暹羅人？」但其問法極為輕薄。伍不慌不忙，從

容答道：「I am Chinese. Say, What kind of key, are you—Yankee, donkey, or monkey?」譯即：「我是中國人。喂，您究竟是甚麼東西——美人，驢子，抑猴子呢？」蓋此三者，英語末音均為「key」，與該人適所問者針鋒相對，且諧謔過之。

六

朱××氏嘗環遊世界。由美回國時船上有一賽會，船主以朱曾任中華民國顯職，特請其頒發獎品，先為之介紹，言多讚揚之辭。畢，聽眾鼓掌，朱不懂英文，不知船主之頌揚自己，見人鼓掌，彼亦鼓掌，船人竊笑。

七

穆××年少留學美國時，英文程度不甚佳，初入校之日，打中國式的英語對教授言：「余小子年輕識淺，不知天高地厚，請先生不吝指教。」但在英文說

來即是：「我年紀輕，沒知識；我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請你不要慳儉而告訴我。」教授搖頭答：「我也不知道啊。」全堂大笑。

八

同事伍齊文君，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畢業碩士也。初回廣州，寓某旅館，晨起，按鈴呼侍役。至則操最純正之英語要取：「Coffee and toast」。侍役問：「你要咖啡，還有甚麼？」伍答：「烤過的麵包。」侍役說：「哦！你要咖啡，土司。你不懂英文，別亂說罷！」伍又氣又惱，又不知怎好。

九

美國前總統古列治性沉默，寡言笑，為最著名之少說話的人。有一次，議員某疑其為社會主義者，用長篇大論的演說辭攻擊他，力證其是社會主義者。古氏只用兩個短字回答：「O, no」。「哦，否。」

又有一次在晚宴席上，有二婦人坐於古氏之旁。席間，古氏如常不與人說話。一婦戲與鄰婦賭賽謂，席未終總統至少對她說三個字。席將散，古仍不發一言。婦焦急，靦顏求之曰：「總統先生（美人稱總統如此）我與鄰婦打賭，席未終你至少對我說三個字哩。請你救救我罷。」古氏微笑答之：「你輸。」竟然只說了兩個字而已。

一〇

端方氏昔充考查政治大臣到外國去。某大飯店之大門是分兩邊出入自行旋轉者。端入時推門，隨門旋轉，轉了許久仍不知如何走出。後同人按門使停，拖之而出，始獲自由，固已焦急汗矣。端出後大罵外人造此等門爲笨極。

一一

同鄉謝牧師前曾隻身渡太平洋，以不識英文，甚不方便。由舊金山獨自乘車

至紐約時，預料言語不通購食至難，則先請一人寫好菜色名字於小紙上以資應變。詎料訪人只替他寫「豬排」一味。在車上，牧師餓時只有將此紙示餐車侍者，乃得豬排一碟；每日三餐，一連五日，三五十五，共吃了豬排一十五隻，已覺屢極。及在紐約公畢，匆匆上車西返，又忘却請人另寫一張；一連五日，每日三餐，三五十五，又吃了豬排十五碟。一來一回共吃了三十碟。以後每聞人提起豬排便覺頭痛。

一二

美前總統威爾遜有一天出門，有頑童在街上向其伸舌瞪目作醜怪臉相向。隨從秘書欲呵責之，威氏止之曰：「不必，我已用好方法對付他了。」秘書問其何法，則答：「無他，我向着他照樣伸舌瞪眼做一個更醜怪的鬼臉。」有人謂這是威氏的外交政策。

一三

徐樹錚在段祺瑞任執政時，赴法遊歷。在巴黎大宴其朝野名流於某大旅館餐室。膳單極為名貴，為該旅館經理所特製者，每份所費不貲。迨主人徐氏站立演說時，用真正中國式的客氣話說：「……今晚所備的茶，菲薄粗劣，不堪招待各位貴賓，真對不住……。」繙譯者照樣譯出法文。但那旅館經理人聽了，以為自己特別巴結獨出心裁，親製佳膳，而主人竟當衆誣毀，大礙名譽，非提起公訴要求名譽賠償不可。後來幾經交涉，解釋，磋商，迫得徐要登報解釋誤會，方得了事。真笑話了！

一四

民十六，直奉兩系聯合佔領北京，馮玉祥之國民軍遠退西北，後復加入國民革命軍，與南方之革命軍聯合北伐。吳佩孚委靳雲鶚為討赤軍總司令。所謂赤

者，當時即指南蔣北馮也。靳總司令頒討赤檄文，其中至精警之一聯云：「假共產之名，行赤化之實」。

一五

前粵民軍統領——後曾任國民第五軍軍長——李福林，出身綠林，加入老同盟會參加革命最早，以故頗有功於民國。聞其少年時，貧不能耐，謀行劫，但無槍械，乃藏玻璃燈筒於衣袋，偽飾爲手槍，單身入店偷行劫。盜衆服其勇且智，羣奉爲首領，故其綽號卽李燈筒是也。反正後，以響應功得任統領，後官星拱照，在粵任軍官十餘年，貴後，儕輩仍以「燈筒」呼之，李亦應焉，且直以「燈筒」爲正式別號——取「人登大同」之義，亦滑稽之甚矣。

在任將軍既屢起草莽，不擅文學，尤缺辯才。但身爲將軍，少不了種種演說應酬之事。因而笑話百出。姑錄其三則於左。

有一次，軍隊開駐某地，紮營畢，參謀長請軍長訓話，登同固辭不獲，乃踞

辦登壇對部衆言，「××媽！（粵罵人穢語）你們這班×弟（即兔子，粵罵人語），在這裏食，不要在這裏疴（拉屎）啊。完了。」其義即是教兵士們在那裏駐紮，千萬勿騷擾地方百姓也。言簡而意賅，將軍之訓辭有焉。吾並深願全國軍隊均以這一句爲標語。

又一次，嶺南大學行畢業禮請軍長駕臨演說。登同命祕書長後了一篇洋洋灑灑的大文章，預備當衆宣讀。不料站起來讀了兩行，已訥訥然不易出口，更有一二個字不認識的，將軍卽輟讀，將演講稿放在桌上說：「××媽！還是請做文章的祕書長讀下去罷！」

再一次，將軍在軍中訓話：「××媽！那有爛仔（地痞歹人之類）不聽阿哥頭（首領）話的？那有老舉（妓女）不聽龜公話的？完了。」其義蓋要軍人「服從長官」也。這也是言簡意賅，合作軍中標語！

一六

前廣東省長張錦芳，出身訓蒙塾師，因入了廣西強盜陸榮廷等的夥（陸本土匪出身原名陸亞宋），歷久有功於盜黨。陸等主粵政隨而入粵，得任省長。人盛傳其微時曾偷鷄，故綽號「鷄偷省長」。張自知之，慙甚。一日英領事到拜會，省長乘機消消其滿胸抑鬱氣，向翻譯云：「他們叫我做偷鷄省長，真真豈有此理！莫非我偷過他們老婆的鷄嗎！你對領事說！你對領事說！」翻譯不知所從。按：「偷人老婆的鷄」云者，粵穢語，即私其妻之謂也。

一七

前廣東省長李耀漢也是綠林好漢出身的。任省長時，適粵省議會閉會，請其出席致辭。省長衣黑呢絨大禮服，戴絲製高禮帽，昂昂然，施施然而到會。及站起來講話，躊躇了半晌，才說得一句「諸君來了這裏有好幾個月了。」又沉吟。

「兩分鐘，才說：『狼辛苦吧！』訥訥然再過一會又說一句：『回去歇歇也應罷了。』完了，即退坐壇上。按據演說學的科學原則，這寥寥三句話，已具有一起，一承，一結三段，又包括了已往，現在，將來三時間，甚得言簡意賅之妙，固爲不朽之模範演辭也。」

一八

前廣東督軍龍濟光——即袁世凱稱帝時所封爲郡王者，部下有「四大天王」，其中之一綽號叫「豆皮醬」。（讀如拉）醬哥凡與人稱呼，既問人之姓字即回答：「久仰大名，如雷貫耳。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未曾見，而心焉嚮往之。足下造福民國，前程無限，尙祈勉之。鄙人統帶第×號扒船（兵船），家住××街，門牌第×號。有時候請過去坐。請呀。」

一九

岑春煊唐繼堯等在粵起義討袁時，在肇慶設都司令部，岑唐分任正副都司令，而任梁啓超爲都參謀。梁時正丁父憂，乃祕不發喪，任其都參謀如恆。胡漢民氏聞其事，一日忽拍案高叫，「吾偶得一妙聯」。座中驚問，則朗誦誦出聯語云：

諸葛亮七擒七縱。

梁啓超三保三無。

按：「三保」者，譏其曾保皇，保袁，保段；而「三無」者，譏其無君，無師，茲以父死不守制故復無父也。

二〇

閻將軍之靈魂×老師，晉之耆宿也。一日，夜觀星象，指天對人云：「那一

顯大星是咱們閣總司令，大星旁那顆小星就是我。」

老師一日爲人講「三民主義」云：「蔣總司令是一民主義；馮總司令又是一民主義；咱們總司令又是一民主義；合成三民主義。」老師其東方朔之流亞歟。友人爲我述此，確否未詳。

二一

中委而兼任立法院委員兼祕書長梁寒操氏，博學多才，性尤好談諧，向有「高要才子」之稱。（梁原籍廣東高要。）某日赴孫哲生院長家宴會，與同席者相謔。梁卽席贈同席劉維熾（號季生）一聯云：

權同陳季常

慘遇唐生智

劉素有權內之譽，上聯切中隱病。下聯則指民十九年劉任平漢路局長時出巡鄭州，適遇唐孟瀟將軍有異舉，卽被扣留之事也。

梁即席又贈同席簡又文一聯，亦至爲工整，且極盡「挖苦」之能事：

簡直一員大武（大武，牛也）

又充無「斯文

後聯附帶發生一趣事：越數日，梁將此「得意之作」順手寫在一名片背面以
示鄭洪年氏。又越數日，鄭無意中用此名片送物至上海寰球學生會，該會幹事得
閱此聯，真是莫名其妙，即以詢鄭。鄭笑爲解答前因後果乃相與大笑。隨後鄭並
贈簡四字橫額以襯上聯：「名振寰球。」

二二

民廿一年古應芬在粵主持非常會議的國民政府時，曾製一謎：「陳琳椒」，
射時人名一。卽「寒操」也。甚妥切！

二三

有以老黨人謝英伯之名製成一聯云：

謝謝英人打種

哀哀伯道無兒

此雖有趣，然不特諠而且虐，尤爲刻毒之至。君子不取焉。

二四

粵故名舉人何又雄（淡如）性滑稽，作諧聯極多，傳誦百粵，梁杞佩氏會輯之成秩印行。茲再錄所聞諧聯及軼事數則以補是篇之所未載者。

在書塾大門有白撰聯一，此爲梁士貽氏生前爲我所述者，梁幼時曾在何塾受業也。

天增歲月人增壽

你有藤牌我有槍

何於晚年時自製「書懷」聯上比云：

賸得兩撇鬚鬚此後唔知怎算好（唔者不也。）

正苦思下比未得之際，其子見之，執筆書對云：

養成一身貴骨從今改過未爲遲

字句工整，意思尤貼切兩人身分，允稱佳作。

有新結婚之家，少年輩循俗例有鬧新房之舉；言行粗俗至令新娘不能耐。新娘固善於辭令者，即開口謂，「諸君鬧新房，固是雅緻之事，但俗不可耐，令人難堪。茲有七言夾聯一，請諸君屬對，以雅趣而適於鬧新房性質者爲合格。對得好，任諸君要賞，不能，則請毋再事胡鬧，以免枉廢此一刻千金之春宵也。」衆強諾之，視其題目則爲：

天○○○○地

衆人固多胸無點墨之執袴少年，視此不禁面面相覷。有憶起何老師淡如適亦

赴宴者。乃趨客廳尋得，訴其如此如此，墜隨老師幫忙以挽回衆人面子。老師既聞其題目，則莞爾而笑，允其請。衆乃復返新房與新娘訂明賞品之數。老師旋於咳嗽聲中步入新房，執筆書對云：

天光你重摩人地

此粵土語，意即作新娘口吻噴新郎云：「天光了，你還摸人家嗎！」衆拍掌大笑，新娘忸怩不安，卒頒賞而罷。

何老師改文章時，有奇癖，必置燒肉一斤，切爲碎塊，置於案側，且改且吃。燒肉吃盡，文章亦改畢矣。

有一日，老師閱學生文章，內有一卷，文義均不通。老師以筆批下列數字於卷末：「我明日搭渡過佛山」（搭渡，粵語，即趁渡船也）翌日，學生得卷，不知其意義，趨問焉。老師捋鬚答：「哦！我的批語，你不知怎解嗎？你的文章，我也不明白怎解！」

二五

余之「雜碎」割記本錄有妙聯數則，抽出生轉鈔於此，一可分類，二可爲我那本割記之一度「清黨運動」也：

• 其一 • 未得一心齊向敵

申生重耳晉亡人

• 其二 • 好花未放難留蝶

諸葛先生是臥龍

• 其三 • 有酒何妨邀月飲

無錢那得食雲吞（卽餛飩）

• 其四 • 公門桃李爭榮日

法國荷蘭比利時

• 其五 • 雲封石峽迷龍眼

雨灑桂林潤馬蹄

【按】「石峽龍眼」「桂林馬蹄」（卽荸薺）均兩粵土產。

· 其六 · 若不撇開終是苦

各能收斂自成名

未聯拆字爲對，語重心長，足爲名利場中追逐不息者之座右銘。

二六

粵中文人好作賽聯之戲。猶憶民一二年有某聯場，出比云：

權未可爭須向學

榜發，其殿軍一聯饒有趣味，且冷語諷世，意至深刻。語云：

勢唔估到咁收科

此粵土話，意卽「想不到這樣收場也」，取爲殿軍，閱卷者之幽默可賞。

二七

廿餘年前，與人爲爭回粵漢鐵路自辦事掀起大風潮，開民衆大會募股，舉富紳黃景棠（詔平）主其事。黃登壇演說云：「鄙人薄有家財，人所共知……」黃以富家子受人推戴，言此所以堅人之信仰也。乃有律師李某繼起演說，而作效顰之語曰：「鄙人薄有名譽，人所共聞……」衆嗤之以鼻。繼有記者莫任衡——大麻子而素以刁筆著者，起立演說。則曰「鄙人薄有豆皮（卽麻也），亦人所共見……」一座哄堂大笑。

二八

立法院長孫哲生容貌嚴肅，素性沉默寡言笑，甚若缺幽默感者。惟當熱河告急時，謠傳深入熱地之孫殿英將軍已降僞國。孫聞而對座上客言，「他人可降，孫殿英斷然不降。」客叩其故，則莞爾答云，「第一，因他是姓孫的；姓孫的無

降將軍；次因他曾創掘清皇陵，是滿人不共戴天之讎，投降滿洲，豈非送死？」
圍座稱善。則孫氏之富有幽默感固不讓人也。

二九

前年，簡又文任廣州市社會局長，有二要政：（一）拆改府城隍廟爲國貨陳列所；（二）禁止兒童入劇場觀劇。其友「呂帥爺」戲贈聯云：

改城隍廟作國貨場無乃太簡

由社會局申教育令又屬不文

三〇

李鴻章曩在英國倫敦赴某貴族宴會時，席間咳嗽，即隨手取座前盛香檳酒之小玻璃杯，吐出濃痰一口於其中，復置座前。玻璃杯置了黃綠的濃液質，色如翠玉，反光四射，頗爲美觀，而舉座失色矣。

又聞李赴英女皇御宴時，以咖啡太熱，傾於小碟內，一口一口從容呷之。座中皆貴客，無不掩口竊笑。女皇爲主人，恐這位中國上賓難過，自己也傾咖啡於小碟內，照樣舉呷以陪李。人謂李鴻章笨拙丟臉。我說英女皇精乖伶俐。

三一

友人寶樂山君一日自外歸家，見有請帖一張，係某友於是日下午六時，請其夫妻二人到家吃飯。寶以爲食指動矣。卽依時偕妻赴宴。至則主人夫婦慇懃款待，殊爲客氣，深以他們突然肯賞臉一到探視爲喜，而請吃飯之事，絕不提及，家內亦毫無設宴形迹。寶知機，閑談了一會兒，卽偕妻告辭而歸，友亦不留也。及返家檢視請帖則時日地點與乎主客姓名字字不錯，莫知所以然。其後夫妻仔細思索，方憶起這是上一年同月同日之請帖，不知如何留到今年，又不知如何適於是日露出也。

三二

王正廷在美時，有西人自詡西洋人進膳時人各一份爲合衛生，而醜詆中國人之用箸共食爲污穢者。王答：「由此可見貴國人之只知個人主義，而敝國人則尙合羣也。」語固可解嘲，但捫心自撫，我們未免有愧矣。

又有美國人自稱進餐時用刀叉爲文明，而詆中國人之用箸爲野蠻者，解嘲者答之曰：「人類進化初用石器，繼爲鐵器時代，再進則爲木器象牙時代。是貴國人仍居鐵器時代也。」相傳此亦爲王正廷語。

三三

吾國某青年外交官在美京華盛頓參與國際跳舞會。時有一美國小姐與舞，發問曰：「您喜歡中國女子還是美國女子呢？」此言頗爲難答，蓋如云喜歡中國女子則有礙交際規矩，而令該美國小姐難過，尤其在外交界上；但若謂喜歡美國的

則豈非有辱國體？那位青年外交官足具外交家資格，含笑答云，「一概不拘！凡喜歡我的，我都喜歡她。」美國小姐一聽傾心滿意至極，蓋其答語不特於人情禮貌上都過得去，而且含有挑逗之意。俏皮之尤，幽默之尤！

三四

墨西哥國中，間有發現古物類似華人所有者，因有墨民族源出於漢族之說發生。有墨人逕赴吾國駐墨公使館問曰：「聞說吾墨西哥民族源出於漢族，審是則吾人固華人之子孫也。此說然否？」公使莞爾而答：「在科學的立場上吾不敢說是；而在外交的立場上吾則不願說否。」（Scientifically, I dare not say, Yes; but diplomatically, I don't want to say No.）語殊得體，亦舊類可賞！

三五

余日章氏昔在美時，有美人故作諧語問云，「中國人吃飯用兩根筷子，但飲

湯時是否亦用筷子——用兩手分持兩箸，互相攪動如車輪狀，以車水入口？」余則以更幽默之言答曰：「否，否，中國的筷子是空心的，其一端有螺絲，吃湯之時則把兩端螺絲相接套上，成爲長筒，伸其一端於湯碗中，含其一端於口內，於是吸湯下肚——有如貴國人之用禾桿飲涼水式也。」

又余氏爲國民代表赴華盛頓會議，時中日之爭端正烈，有外人問云：「中國人果有自治能力嗎？」其意蓋懷疑中國人沒有組織政府之政治獨立力量也。此語頗難置答。余氏則以相關語答之，先問云：「您讀過世界歷史嗎？」答：「讀過。」余氏再問：「在世界各國中，試問那一國有民族自治的政府——不受外族支配的——有如中國之長久歷史者？請有以語我來。」問者語塞，點頭而去。以上兩則均余君親自對我說者。

三六

我在美國留學時，有數次與美國人開話，至今憶及，猶覺開心，錄之如次。

一日，有人故難我云：「何故中國人喜歡私鬥——如各堂號之動輒開戰殺人？」我答：「真是奇事！在中國，人懷手槍者有禁；城市中絕無糾黨械鬥之事發生。獨不解中國人到貴國卽有堂號互鬥殺人。豈貴國之法律與警察制度有毛病乎？」問者語塞而赧。

美國各大城市多有華僑住區，名「唐人埠」或「唐人街」。區內多有開賭業者，店外常見有「公攤開皮」，「輪到開皮」等字條標出。某美人有一次指此爲中國人黑暗腐化之表現。我則謂：「就我看來，這却是美國城市警察黑暗腐化之表現。」美人問故，余答：「倘若警察不默許之，誰敢開賭？則苞苴賄賂之黑幕重重，亦可想見矣。」聞者稱是。

同學某女生（美人）初從鄉間來，似乎從來未曾見過中國人者。初見予奇訝不勝，常就予攀談。願其稚氣未除，優氣尤可厭，常發蠢問；例如：「我有一姑母在中國當傳教士，您認識否？」「貴國有雞蛋否？」「貴國有這樣，有那樣否？」全氣悶之極，但又不便面斥，因卽戲語云：「吾中國還有女人啊！」女生

聞而驚叫：「Oh！」

有美同學嘗問余何故西洋人多鬚鬚，而中國人則少有。余答：「自然公例：凡物不多用即漸歸淘汰。吾中國人開化最早，不需用鬚鬚遮面，故漸歸淘汰。獨西洋人開化甚遲，故尙留此子思遺迹至今也。」某教授聞而微笑且點首曰：「頗有道理！」

又有一次，在俱樂部會見一輕薄少年。彼聞余是研究哲學者，即戲問余識一哲學家名「康德」者否；繼又問康德是那一國人，是英國人否？余轉戲之曰：「大概康德是俄羅斯人吧。」結果 I outwitted him! (此句不知怎譯！)

三七

中監委鄧澤如氏性最滑稽，滿肚笑話；年逾花甲，納一姬人，年前且舉一丈夫子。一日，公在家弄兒甚樂，有友見而問曰：「澤公，抱孫麼？」澤公即答：「不錯，抱吾父親之孫。」其素性儻風流如此。

猶記前歲余嘗與澤公同席。席間，公趣語橫生，談諧解頤，如天花亂墜，座客盡歡。惟頗令人難堪者，則澤公最好用戲謔之辭以「討便宜」，稍一不慎即被其「捉了」(上當)。願以私交言，公是余之世伯，以公諷言則又是余之上司，以故余終席飽受諧謔，便宜幾被討盡而不敢「反攻」，受窘殊甚。久之，卒思得一計以爲報復，乃問同席曰：「粵人之好玩者流恆以各種魚名代表各種婦人——是一種隱語；如鯉魚之爲正室太太，(以其可供祭祀祖宗用)；鰕魚之爲侍妾，(以其立則小，臥則大)；金魚之爲小姐，(以其可觀而不可吃)；土鯪魚之爲傭婦，(以其價廉味美適於家常便飯)；白飯魚之爲尼姑；(以其清潔)；……但不知澤魚(粵語魚如同音)究代表何項婦人耳？」舉座聞而大笑。而澤公不假思索，即答曰：「澤魚是專吃其他一切魚的。」舉座復鼓掌稱善。其滑稽捷才，真是可驚佩。若我，小巫耳。

三八

昔在嶺南大學任事時有同事譚君，固老饕之流亞也。食飯時，吃菜多，扒飯少。學生中之好事者每餐潛爲記錄其吃菜與扒飯之次數，經有多日，乃下統計，公布結果爲「逢八進一」。此嶺南笑話中之最膾炙人口者。

三九

大概凡是廣東人沒有不聽過先施公司「大班」×××之妙不可言的演說辭之大笑話。緣彼爲歸國華僑，中文根柢不深，自歸國興辦實業，每好登壇演說。發表議論。有一次，他到某會演講，開首作謙語云：「鄙人才疏學廣，猶如鶴立雞羣。」

四〇

在上海與先施公司遙遙對峙之永安公司，其「先大班」××之出身與程度亦同先施公司之××，而且演說辭笑話亦足媲美焉。某年上海廣東人所辦之郇光學校幼稚園開幕，以其會捐開辦費，校長乃請其演說。彼起立致詞云，「今日乃是旬光學校幼稚園開幕之期……」兩公司在商場上競爭最烈，不圖兩大班之鬧笑話也要競爭！

四一

閩錫山治山西，本有模範省之稱。其部下昔有四員大將，分任四旅長，各有笑話。晉人爲每一將軍做詩一句，共成七言古風一首。前年遊晉時，友人爲余詳述。余思此乃詞林佳話，足垂千秋，烏可不傳？謹錄於此，並爲恭註。

大將南征立功高（×將軍曾帶一旅人到湖南助戰，全部爲敵繳械，隻身北

返。

將軍塞外把名標（×旅長帶兵赴綏遠剿匪，亦僅得片甲而回。）

旅長身長威風驍（×旅長身極短矮。）

先生右掛指揮刀（×先生以老學究出身而任旅長，固儒將也。嘗全身戎服，

威風凜凜，乃誤將指揮刀掛在右邊，見者掩口。）

四二

華僑學生盧君，在舊金山某大會演說，誤用成語，竟成笑話。其言曰：「在座諸君才高學廣，小弟年輕識淺，謬然登壇演說，實不敢當，有如對牛彈琴一樣。……」

四三

舊金山大埠有一位陳牧師，當禮拜日要趕赴禮拜堂講道，急忙中開了衣箱僱

手抽取手巾一條塞在衣袋中。牧師努力宣講，致汗流滿額，乃從衣袋取手巾抹焉。不意「手巾」一出現，全堂兄弟姊妹嘩然大笑。牧師偶視手所握者，並非手巾，乃是其太太之長襪也。「忙中有錯，諸君見諒」——未知牧師果曾如此道歉否。

四四

有華僑某，在金山大埠某教堂領受洗禮。彼固與領事歐陽×友善者；是日乃邀請領事蒞會觀禮。牧師見領事忽爾駕臨，不勝榮幸之至，遂即請其高坐講壇上。及施聖餐時，執事等分送小杯葡萄酒及餅於教友，人各取酒餅吞食以紀念教祖耶穌流血贖罪，此基督教之大典也。牧師以爲領事亦是教徒，並予酒餅。但領事實未入教，也不知其如何作用，持杯在手不知怎樣好，卒之站起來在壇前舉杯向座衆高聲呼曰：「來，大家一齊乾杯！」

四五

前外交部長羅文幹氏曩服官北京多年，與意國公使館參贊極友好，私人酬酢往還，親昵之極，幾成忘形交。近年該參贊榮陞意國駐華公使，到南京遞國書時，在隆重的儀節和嚴肅的空氣中，步入國民政府朝見林主席。是時，忽見其老友羅文幹站在左班。（國府行禮時，左文武分列兩班。）公使憶起舊情，頓忘儀注，即向羅點頭微笑，並伸舌頭作鬼臉以取笑。羅在班中欲笑不能，強忍甚苦，即思得報復之計。俟林主席南面而立，公使北面而朝，行其三鞠躬大禮之際，每次鞠躬羅即照樣向其伸舌頭作鬼臉，一共三次。斯時公使忍笑之苦猶甚於羅。事後，羅以外交勝利自鳴，得意之極。

四六

憶童時，在外國人所立學校讀書，有外國教員馮××頗諳華語，但發音仍不

大正。有一天，偶上課，以華語教自然科學云，「我的頭頂佈滿衰氣，」其意蓋云「水氣」也。

四七

美國牧師富利敦，在廣州傳道多年。一日講道云：「有人問我『你們美國人信不信風水？』我說：『我們不信風水，所以有火水。』」粵人稱煤油爲火水，牧師意謂因不信風水，隨地開掘煤油井故有火水也。語含深意，尤其幽默，故錄之。

四八

距今廿五年前，廣州東堤有一東園，園主由南京博覽會購得東三省所產之獅子一對臥琴，陳列園中，售券任人參觀。一日，有少年男女二人把臂遊園。參觀獅子時，男詳爲女解釋云：「雄獅愛護雌獅，無微不至，每有肉食必先讓雌者飽。」

食，然後自食；夜間則復抱離者而眠以防衛之，不圖猛獸亦有如此恩愛者。」女輕輕答云：「（粵語）『你估唔係嗚！』」此語神妙，含蓄甚深，非粵人不懂，譯爲國語或英語均無可能也。

四九

美國新聞學大家威廉氏，爲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院長，嘗來華演講。有一次，開講時，威廉氏先敘故事云：「上次，余在某處講演。爲便利聽者起見，講時，有一人從旁以粉筆譯述余之講詞大綱於黑板上。有一次，講未及半，譯者愈寫愈少，卒至擱筆不寫。余當堂質問其何故不寫，則答謂彼所記者非我之說話，而却是我之意義也。」舉座大笑。寫少則意義少，不寫則毫無意義也矣。此固威廉氏自謙之辭，亦可見其人富有幽默感。

五〇

某年秋間，余與燕大劉廷芳，趙紫宸兩教授共遊杭州，投宿於西子湖畔某旅館。三人促膝談道論文，中夜未歇，亟思「消夜」小飲，以慶良宵，雅事也。乃召侍役來問取「青蟹」。侍者朗聲答應，微笑言曰：「此地青蟹真是漂亮得很。一個人要一個嗎？」我們說，「不錯，快來！」侍者回頭便走。究竟我是老於世務一點，再問一句：「要多少錢一隻？」他再回頭說，「十塊洋鈔一個，便宜得很啊！」我說：「豈有此理！頂多一角錢一隻。」侍者乃恍然大悟，忙說：「哦！您要的是吃的青蟹，不是玩的。」他笑着出門，我們更捧腹大笑。原來那裏土話叫暗娼作「青蟹」。那時，若非老於世務的我多問一言，笑話豈非更大？

五一

英國大將凱陳納（Kitchener）於歐戰時乘軍艦在大西洋被德國潛艇轟炸沉

沒，大將以身殉焉。在遇難之前，英首相萊。佐治 Lord George 問其對於戰事有何意見，請直陳毋諱。凱大將爽爽直直地答：「我向來不指陳意見的，只是發施號令而已。」（「I give no advice, but orders」）因有「全身都是軍人」之稱。

五二

美國前總統格蘭（Grant）軍人出身，卽南北內戰時統率北軍戰勝南方之英雄也。爲人賦性嚴肅，守正不阿。方其爲軍時，某日與袍澤們圍談於營內。有一軍營欲講一淫褻故事，以取悅同人，卽謂：「我有一很有趣的故事，對諸君說說，幸而沒有女子（Ladies）在座。」格蘭將軍卽以嚴詞斷其話頭道：「但有君子（Gentle men）在此。」軍官卽改容道歉，不趣敘的故事藉說不出了。

五三

吾粵昔有老伶工鄺新華者，爲武生（鬚生）之鉅擘，善演蘇武牧羊一劇。顯顯

年逾七十，醉目昏花，而迫於生計，猶自登臺演劇。一日，在場上飾一將軍，在兩軍交戰中提槍殺敵。不料一時眼看不清，誤向鑼鼓手那邊殺將去，全場嘩然失笑，喝其倒彩。新華知錯，即按槍疾聲道白：「不好了！沙塵滾滾，殺錯良民，如何是好？」一時彩聲四起，竟老儉官的面子竟得挽回。

五四

現任立憲院編譯處長謝保權，原名「寶潮」博學多才，而極滑稽；嘗以己名做一妙聯云：

筆筆失寶。 月月來潮。

五五

憶昔在校時，有黃姓小學生，年方十三四，適於星期日當值日生，身穿制服，肩掛紅帶，任招待來賓之役。有客見其少小聰明，言談間，偶問：「尊庚

啊？」讀答：「早死了！」蓋誤以爲問其「尊翁」也。客又問：「行幾？」助答：「我是香山人」。嗚呼！一應對之教育缺矣！

五六

有某教授——在外國——在物理學教室考問一學生曰：「What is Matter？」

學生答：「Never mind！」

教授又問：「Then what is Mind？」又答：「It doesn't matter！」

（著者懸賞：如有人能將此有趣的問答譯成中文而不失其原意者，鄙人願將本期稿費報效購贈正式廣東香山鹹蝦，漕白鹹魚，及東莞蠔湯各一斤——足十六兩秤的——爲壽，貯款以待，決不食言。）

五七

美國有年逾五稀之壽翁，精神矍鑠，言笑嬉戲，飲食得動，尙壯年。有人問以

長生祕訣者。則笑答：「吾有長生不死之祕訣二。」問者側耳恭聽。壽翁續言：「祕訣一：須多呼吸空氣。祕訣二：須永遠不斷的呼吸之。」

五八

美國某大學有演說學教授在開學上課時，作第一次講演云：「演說學至大要之原則有二。」學生等均持筆靜聽，記錄其辭。教授續言：「原則一：必要有東西可說；原則二：就說出來。」學生均大笑不已。余謂此固是正理，但須添兩則三：——要說得好。

五九

老同學招觀海，高冠天（原名灌田）二人皆粵中知名之士。招自幼眇一目，而高則軀幹甚矮，在校時，同學做一聯嘲之，聯云：

樹目焉能觀大海

矮軀還要灌高田

有一次，余回粵邀請舊雨數人共食於南園。席間有友突向余道賀得一妙聯，同席者及余均莫知其故。迨一視左右則招方坐吾之左位，高則坐吾之右也。舉座幾至噴飯。

六〇

中山先生死後，有送輓聯云

功同盛頓 志比破崙

六一

友人麥仲衡（名朝樞），風流倜儻，文學甚優。奔走革命多年，勞苦功高，洵忠實同志也。惟官運欠通，沉浮者屢，自辭去上海市社會局長，即脫離宦海，回粵任教授職，埋頭著述。無聊時，曾撰一諧聯云：

一等良民 雙料笨口
亦可見其牢騷之滿腹矣。

六二

古應芬在粵時，有四川師長某寄贈上好土產壽材一副，適於新年之日運到。人以為不祥，其家人亦只可一笑置之。會胡漢民夫人到古宅賀年，古夫人笑問：「今日剛有人從遠方寄贈古先生一件很奇怪的東西，請你猜猜是甚麼？」胡夫人順口答云：「大概是古先生合用的東西吧。」古夫人聞而色變。是年夏，勳翁果作古矣。

六三

梁塞操與簡又文二人為莫逆交，而又最喜相謔。前年，古勳翁（應芬）名歸道山，簡以其姓名作一聯，請梁屬對，聯云：

古道照人應有芬芳留後世

梁對云：

簡子不肯又將文字禍羣倫

簡不肯示弱，即報之以下聯：（時梁剛舉一丈夫子，命名克甯）

梁家生子克甯甯蓋前愆

梁簡相諱之趣事甚多，姑再錄一端。有一天，梁簡與儕輩共食於南京某館。席間衆推簡說笑話。簡謙辭，謂必請梁先說。梁答先說未嘗不可，但請簡君不要見怪。簡謂高朋滿座，在此歡宴，開心爲上，有何可怪？梁乃說出下段故事：

「有一人生有怪癖——卽好嗅聞人腋下之臭氣味（狐臭），因娶腋下氣味奇臭之婦爲妻。閨中，日夕嗅聞，樂乃無極，真等於「嗜痂之癖」也。一夕，其人自外歸家，妻開門迎入。其人誤觸門限，直扑妻身。妻誤以爲「急色兒」又來嗅聞其奇香也，伸掌攔之，且擱且罵曰：「死仔，又聞（文）？死仔，又聞？」」

舉座大笑。簡受窘，倉猝間無以爲報。良久良久，始思得一故事，復對座上客言：

「昔有一書生，娶婦甚美，日夕眷戀於室中以度溫柔鄉滋味；身體大爲虛耗。一日，有事外出，適遇大雨淋漓，因得感冒重症。其妻請醫生回家診視。醫生把脈看症之後，搖首云，「此人內受色傷，外受感冒，涼，寒，燥，溼，（梁綽號曰阿溼）四者夾攻，無望了。」」

座客亦大笑，然簡終以自製之故事不及梁前所說之趣妙入神而引爲一生大憾事云。

文人好相謔，自古已然。道學先生們輒詈之曰，「輕薄無行」，而摩登人士則許爲，「幽默可賞」。輕重厚薄姑置勿論；如此好資料，豈可輕易放過？因錄之於我之東南風。

六四

國民黨耆宿馮自由謝心準二人亦好相諍。馮曾贈謝一聯云：

別有心事 毫無準繩

謝即報之以集句的八股一段云：

我自經於溝瀆，由也不得其死焉。夫由可以不死而竟死焉，豈非自作孽

哉？

六五

伍廷芳使美時，有某貴婦聆其滑稽妙論，不禁心花怒放，喜氣盈面，即趨與握手云：「我真佩服萬分，擬將所畜之愛犬改名爲伍廷芳以誌紀念。」伍答：「很好，很好。那末，你天天可以抱着伍廷芳教物了。」婦聞言，益笑不可仰。

六六

全國機關會社名稱之最長者，當推這一個——

「中華民國基督徒向孫中山先生遺像行三鞠躬禮認爲不合同盟會」
會名共二十七字。會設福建廈門之鼓浪嶼，爲該地基督教徒所組織。聞於各地設分會，若連「某地分會」之字數算上，則會名更在三十字以上了。

六七

胡適之留學美國康尼爾大學時，萬國學生會嘗請其演說中國婚姻制度，關於盲婚一點頗難措辭。胡乃發妙論云：「貴國人結婚，男女先事戀愛；戀愛熱度遂至極點乃共締姻緣。歐國人結婚，從前多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素未謀面，追結爲夫妻後，始行戀愛，熱度逐漸增加。是故貴國人之結婚是愛情之終也；歐國人之婚姻則愛情之始也。」語意禱永，尤能顧全民族體面不少，適之可兒！

六八

友人全紹文留美時，對美人演說，嘗爲中國解嘲云：「美國之最好的東西好於中國之最好的；美國之最壞的，却壞於中國之最壞的。」語甚得體，亦殊確實。

六九

葉某留美時娶一華僑土生女爲妻，學成僑之回粵。女生長外邦，華語多所未諳——尤其是文雅之辭，故輒呼其夫曰：「老公」，（此粵俗話稱丈夫之辭）。後有友告以此名辭甚爲不雅，貽笑於人，當呼「丈夫」爲佳，女從焉。一日，其夫方乘汽車飛駛於長堤馬路上，女見而揚手大聲疾呼：「丈夫啊！丈夫啊！」不料是時粵中軍人強橫暴恣，時有四出拉夫之舉。路人乍聽其呼聲，誤以爲軍人又來拉夫也，恐慌頓起，羣相驚駭，走避於途，萬人狂奔，一時秩序大亂，葉夫婦亦亟走避。事後研究，來源乃悉，而儕輩中又增一笑柄矣。

七〇

某聞人曾在美研究政治經濟之學，成爲理財專家。歸國後初任某某市財政局長職。此公生於異邦，漢學不深，嘗譯「經濟學」爲「慳儉學」，蓋以「economic」一字亦卽「慳儉」之義。其事已騰笑於人口。當其閱公事時，又誤讀「照准」二字爲「照淮」，成爲笑柄。前論語載某市長索取「唐人信封」，想卽同一人也。

七一

蠶遊天津時，友人輩共作扶乩之戲，果請得一仙翁降臨；人有所問，乩筆疾書答復。同學馬某僞問：「明日賽馬，欲蒞場買一馬票，可得利否？」乩盆上得答語云：「殊屬荒唐！」馬閱畢面如土色。

七二

簡又文索性談諧——大有其先祖簡雍之遺風。前孫哲生氏由滬乘車赴南京就任行政院長，簡隨焉。車上新聞記者多人環問簡將來之外交部長是誰。簡答不知。記着聒聒堅問不已。簡卽答：「既承諸君屢次誠懇叩問，只得將最祕密而最確實的消息相告：將來的外交部長，內定了——決不是我。」衆哈哈大笑而去，其圍遂解。

七三

「夏娃的蘋果」著者工爻子，家運不齊，變故迭生，真傷心人也。近又以再次離婚聞。梁寒操見而諷之曰：「聞君又有第三次組織家庭之野心，然乎？真可謂『一鼓作氣』，……」並卽要其以『一鼓作氣』四字屬對。工爻子不綉眉頭，不假思索，隨口應云：「『三折其肱』，如何？」梁連聲稱妙，然其叵測的野

必，不啻證實矣。

七四

有不大懂漢文之德國留學生某，回國後，有一次在南京勵志社演說勉勵軍人云：「我們應當犧牲爲國實行『馬革裹屍主義』。聽者莫明其意義，以爲又是外國一種新的主義，如馬克司主義之類也。」

七五

余由美回國時，船經日本橫濱停泊一日。日本警察官及醫生均到船檢驗。凡外國人欲上岸遊歷者例須持護照交與警官「驗明正身」方准上船。有美國輕佻少年在距離警官棹子數尺即以護照飛擲棹上，護照在頂滑的棹面上旋轉如風車，直轉至警官之前，日警官大爲不悅，舉頭斜視其人，但仍不動聲色，照常執護照展視。閱畢，不慌不忙，舉手把護照飛擲於地上遠至丈餘。畢，仍神色自若，又

他照。美青年面紅耳熱，但莫奈其何，只得忍氣垂首拾照逸去。一時觀者甚衆，皆竊笑焉。余目覩其事，暗自說一句，「好厲害的日本鬼！」

七六

年前，孫哲生院長回粵返其原籍中山縣翠亨鄉一行。省政府委員李祿超從焉。鄉有一雙而啞者，爲孫之族人，李欲告之以孫回鄉之事，乃用手作勢，先以手指孫總理遺像，繼以兩手作抱嬰兒狀，再則伸一手而顫動其掌，如船行狀，同時以口吹氣作風吹船行狀，終則以手下指作到本地狀。啞吧點頭微笑，完全明瞭其意義。余意孫當題一匾額贈李云：「學通雙啞」。

七七

美前總統林肯性最談諧，講笑話是其最大嗜好之一而且是其特長，（與孩子嬉戲是其別一嗜好）。彼身高腿長，有人故調侃之云：「總統先生，一個人的腿

應該有多長？」林肯不慌不忙的答道：「其長應該到地。」

林肯之妻奇悍，河東獅吼，雖以總統之尊榮亦爲之懾服。南北戰事正烈時，林肯與軍官數輩會談於家內。軍官有吸雪茄煙者，濃煙充塞全室。林肯夫人偶入室，覺其味臭難堪，幾至作嘔，卽噴云：「啊哨，這臭味真難聞，我不能再留室內一分鐘。」卽奪門而出。軍官失色，纔要向總統道歉。林肯燃其長鬚，微笑說：「我很願我也會吸雪茄煙。」乃相與大笑，而總統之牢騷可想而知矣。

七八

美前總統他夫脫，體最胖，重三百餘磅。致仕後嘗回其母校耶魯大學任教授。大學之看門人體亦奇胖，重與他夫脫相埒。每開教員會時，座椅均太小無適合於他夫脫者，必借門房之特別大椅以爲其座位。一日他夫脫偶與此看門人並肩而行，有滑稽者指二人高聲云：「看哪，那裏有一堆人來了。」兩人共重七百餘磅，真是一堆人！

說者謂他夫脫是美國最有禮的君子，以其坐車時見女子上車即起身讓座，但讓一座位即可容兩女子坐下，故云最有禮也。

有一年夏間，余從紐約赴春田開會，與他夫脫同車，較適坐余座之後。車抵耶魯大學站時，彼即下車。顧起立時，座位太狹，彼之肥肚竟觸余之草帽，彼即點首道歉云：「請原諒！」（“Excuse me?”）余永不能忘記此事，蓋有感於吾國權貴要人在朝或在野時之氣燄威勢大有異於他夫脫也。

七九

余昔在上海華洋共事一堂之某機關任事，時穿西服，時又穿華服。一日，有一西女士故作笑語問余：「君是否有一定的原則，某日穿西服，某日則穿華服的呢？」不料余出其意外，直答：「不錯，余確有一定的原則。」伊信以為真，驚訝再問：「原則為何？」即側耳傾聽余之答言。「余穿衣服之大原則，乃是：凡不穿西服的那一天必穿華服，而不穿華服的那一天則必穿西服」。伊上了一小

當，但不禁燭然而笑，稱我爲「可人兒」。

八〇

人大約都乘過順水船，但有誰乘過「順水轎」的？有之，自我始。緣余昔居粵垣西關，地勢卑下。每當霪雨下時，西江潦水突漲，西關必被水浸。有時水深數尺，有一年竟高至丈餘，居民甚以爲苦。每日潮水起落，潮落時街水方退。有一次，余由外乘轎回家，適遇水浸，水高逾膝及於轎底。余坐轎內亦須高撐雙足以免受溼。余對轎夫發同情之語曰：「涉水抬轎，真難行啊！」一轎夫答云：「先生此時乘『順水轎』比較尙易行，我等抬空轎回去時抬『逆水轎』更難走啊。」煞是奇聞，烏可不爲之記？

八一

友人邱金言，「智多星」之流亞也。性談諧而善於詞令，爲南國知名之士。

嘗說一幽默絕倫的故事，僭輩均激賞不已。轉述於後，以饜讀者。

昔有人與人下象棋而屢敗者，已棄甲曳兵不敢再臨場矣。會有「棋王」德惠其再往應戰，並允從旁參贊戎機。其人以例禁旁人相助力却焉。棋王復爾固不必講話或用手明助，而可用符號暗助。其人雄心復起，即偕棋王再往挑戰。走子無多，局又垂敗；其人乃以眼色求援於棋王。棋王在旁，若鷄視無覩，只屢發聲云：「千，千，千。」其人莫名其妙，局又輸了。歸而大怨棋王之袖手旁觀失信不救。棋王反謂屢發暗號，何云不救。及質問暗號爲何，則答：「君不開吾屢言，千，千，千乎？」再問：「千，千，千，何解？」棋王則曰：（以下應作一口氣讀）「千云者，千，淺，錢，竊，——竊比於我老彭，——彭祖壽高八百歲，——歲者年也，——年少登科第，三元及第回，禹門三級浪，平地一聲雷，——雷聲普化天尊，——尊同樽，——樽，準，轟，卒——我教你上卒啊。不明白嗎？」其人頓覺頭痛，失聲喊云，「天啊！我甯願輸了。」

八二

燕大教授洪煥蓮，英文特優，辯才無礙，嘗遍歷美國十餘省，爲祖國作宣傳工作，到處演講，均大受歡迎。其演辭最喜加插笑話故事以引人入勝，故聽衆咸覺津津有味。歷一二時而不厭倦。猶記其最愛講的一段故事如下。

有留學生某機警多智，尤善「吹牛」，到處實行其大吹特吹主義，一有機緣，卽無所不用其吹。有美國人與其談話，偶問其中國人用筷子吃飯如何者，則答謂筷子是兩根小棍，長約八吋或十吋，製以竹，或木，或銀，或象牙，或牛骨，以手指施用技術持之以取菜扒飯。美人又問：「貴國人吃飯時，非人各一份，而乃共下箸於一盆者，如何甚可？」睇，吹的機會來了！他說：「這因敝國人素有合羣性，固結團體，從不分化，以故每食必共下箸於一盆，不像你們西洋人之各管各的個人主義也。」美人復問：「若人少圍桌而食，如此辦法尙屬可行，但人太多則如何？」則頤口大吹云：「這很容易辦到。食客增多則食桌加

大，仍是共吃，團結，永不分化。」美人再問：「譬如有一二百人共食又如何？」答：「這又有何難哉？當用更大的桌子，有時桌徑寬至數十尺以至一二百尺，隨便可圍坐二三百客。」美人搔首疑問：「君先不云乎，筷子長僅八吋或十吋？如此大桌，何能伸到菜盆？」乃斥之曰：「你真沒腦筋！桌子加大，則筷子自當循正比例一律加長；有時長至數十尺以至百尺過外。」美人愈懷疑：「筷子如此之長，則取菜於一端又何能送進口裏？」此公則又莊言正色斥責之曰：「究竟你是一個個人主義者——只顧着自己吃；我們是合羣互助，社交性充分發達的；長筷子取菜非為自私自利只圖自己果腹，乃所以送給同席對面的朋友們口裏受用的。」美人沒法再事駁詰，只得掛白旗說一句，「You win!」（您贏了）。」

洪君用此故事以申明欲謀中西民族間的友誼和平之發展，最好是藉類中西文化之溝通以為媒介；文化蓋「長筷子」也。

八三

粵人伍磐照在美金山大埠主辦中西日報多年，英語流利，辯才亦佳。每年均應美人團體之聘到各處演講。其講辭亦談諧有趣博得歡迎。猶記其有一次講演，強辭爲中國解嘲云：「中國人之好吸鴉片等於美國人之好飲酒。不過兩者有一小異之處，卽是：美國人飲醉酒回家輒打老婆；而中國人吸飽煙回家則被老婆打」。舉座哄堂大笑。

又記其於袁世凱既死，洪憲帝制取消後，伍之演辭有云：「袁世凱生平只做了一件事是大利大益於中國的，卽是他死了，——絕對的死了，很合時的死了，很合式的死了。」聞者粲然。

八四

余識一外國牧師，出門旅行輒坐三等火車。人問其何故如此儉樸，則答：「

坐三等車佔了雙料便宜：一則省費三分之二強；二則比坐頭二等的先到目的地。
「蓋三等車多掛在列車之最前頭也。此語之滑稽當不亞於某富翁坐三等車之答語。彼家財百萬而慳吝至甚。人見其出門坐三等車，或驚訝而問者，則皺眉答：「沒有辦法，路局不掛四等車，只好破費一點。」兩者理由充分，可稱中外雙絕！」

八五

嘗梁燕孫（士詒）生時，余嘗戲問云：「燕老與廣東賣鐵打藥最著名的梁財信作何稱呼？」梁亦富於幽默，莞爾答曰：「他是家兄，他名梁財信，我名梁財神。」（財神爲梁之綽號）

八六

一日，梁燕孫與簡某共談於香港務本堂（俱樂部）。梁謂之曰，「君家祖宗名

人輩出——簡文帝其尤著者矣」。簡不假思索，應曰：「孰如令先祖梁武帝之鼎鼎大名？」針鋒相對，來得快，來得妙，洵幽默之上乘也。（前已有一個多年不識祝英台爲女子之梁山伯，最近又來一個梁作友，有族人如此，燕老可以含笑於九泉矣。）

八七

廣州中山大學附屬小學之縮寫爲「中大附小」。幽默小師見而笑曰：「此孕婦也。」

八八

多年前北京大學某級學生效外國大學學風，自選一二語爲該級之格言（Motto）所選者爲——「自由戀愛，節制生育」二語。此殆同時兼作愛倫凱與山額夫人之信徒者歟！聰明！

八九

上海市府秘書李大超與其夫人王孝英女士，因共同努力於革命事業而締結良緣，伉儷甚篤。李對王敬畏有加，尊崇愛護無微不至。王每星期由南京開會畢乘車返滬，時已中夜，李必鶴立車站接之返舍，風雨不改，佳話固已傳遍人口。聞李榜其所居之舍爲「攘夷室」。驟眼看來似乎是充滿「打倒帝國主義」等等富有革命性的摩登應時而又適符春秋大義的思想者，但細味其義則「攘夷」所以「尊王」也。不爲之記，雖美而不彰，雖豔而不傳。兩君均「吾友」也，樂爲錦上添花，於是乎書。（友人後來告余云：「攘夷室主不是大超。」附此更正，但又不忍刪去此則，只好道歉而罷。）

九〇

廣州有醫院名「博濟」，常以經費支絀而在社會捐款；又有學校名「協和」，

教員間常因意見不合而起爭執，時人因以其事做一聯云：

博濟求濟 協和不和

九一

立法院委員王祺，湘省黨要，榮任中委，能言善畫，尤其辯才。院中每有議案提出討論，王無不具有意見，數起立發言，皆長篇大論，層次井然，如背文章，滔滔不絕。同事王才子乃爲詩一首詠其事云：

開會欣逢王老祺

綿蠻不克盡其辭

蔡璋速記無從記（蔡速記長）

咬斷洋鉛筆一枝

九二

西藏達賴喇嘛代表原譯其名作「棍却仲尼」。初到京謁見戴季陶院長時，戴視其名片，當面忠告云：「尊名狎侮聖人殊甚，盍改諸？」於是改爲「貢覺仲尼」，今爲立法委員。

九三

前年某某到北平清華學校演講，演辭營議清華畢業生無用，有清華不產人才之語，末後並殿以挑戰式之語云：「如學生中有膽量者可起立駁覆。」全體學生均氣極。當時座中卽有一人起立云：「清華產生人才不少矣，如世界上著名之學者胡適，如爲總理陵墓造圖案之呂衡潔等均清華畢業生也。其餘在全國各大學任教授，在醫界商界等著名之士及在社會上^①任其他建設工作者尙不可勝數；不過清華產生政客特少而已。豈卽可謂其不產生人才乎？最後，吾却要質問先生：爲甚麼

起來與你講話必要有胆量始行？務請即行答覆。」全體學生嘩然附和。其瞳目呆立於壇上有頃，無言可答。學生鼓噪益甚，聲勢洶洶。某迫得當堂向衆道歉，糾紛始告完結。（按：此則係見諸北平英文日報，但究竟是誰？待考。）

九四

美國名教師史不亞 Rev. Robert Speer 嘗遊歷日本。有日人操英語與談云：You are very notorious in Japan 「先生在日本真是聲名狼藉得很啊。」原來此人英文欠通，本欲稱讚其很負盛名 (Famous) 但錯用了字眼 (notorious) 却為聲名狼藉。教師瞳目不知所對。

九五

回憶十餘年前在留學芝加哥大學時，每日到健身房運動，必與一「東洋人」相遇，惟向不與之接談。為時既久，一日該「東洋人」忽操英語問我云：「你是

從日本那一處來的？」我說：「我是中國人，不是日本人」。我即照樣用英語問他從日本那一處來的。他笑答，「我也是中國人啊。」相顧大笑，以後即改屬國語談話了。

九六

美國已故幽默大文豪馬可·段恩 Mark Twain 遊歷歐洲時，美國報紙詳載其身死之噩耗。段恩聞之，去電更正云：「關於余之死耗未免誇張過甚」。『The news of my death is greatly exaggerated.』夫死就死，不死就不死。奚能「誇張」，「誇張」又焉能「過甚」？此其所以成爲一代幽默宗師也。

九七

北平燕京大學爲美國教員所主辦，而英國教會亦有與其合作供養教授數人於此。前有英教授卜理 (Bently) 性極滑稽，甚得學生之歡迎。有一年，當七月四

日美國獨立節國慶日，燕大教員等開會恭祝，節目上有一款請卡講笑話。夫美國對英國革命宣布獨立，英人最不高興，此會猶請英人講笑話，若非故意調侃則是幽默之尤。顧卡氏是日不慌不忙如約赴會，到時亦欣然登壇講其笑話，略謂，七月是一個很可紀念的月。七月一日，有如此這般的歷史。七月二日，有如此這般的歷史。七月三日，有如此這般的歷史。七月五日，有如此這般的歷史。七月六日……一直說下去。完了，從容退下復回本座。當時聽者多不察覺其有何幽默。但事後細想，卡歷敘諸日，而七月四日獨立節獨付闕如，他——英人簡直不提及又不承認有這一日，遑論其有歷史？其幽默之深刻尤能入木三寸。英國人非盡「四方木頭」也。

九八

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熱誠之基督徒也。年逾花甲而性仍甚談諧。年前得重病。醫生力主奏刀開割，卒如議，刀圭一奏，著手回春，不二月而健康恢復原狀。

矣。病危時，鍾力事祈禱，禱語有云：「如天父要我息肩，我很願意撒手歸去；但如天父必要我再做工作，那嗎，請千萬不要令我過於痛苦。」禱語雖滑稽，但確是合人管今天理的一宗生意經也。（A Good Bargain）

鍾每由廣州到香港必寄寓於九龍酒店。據云，此為西式旅館之次等者，頗為潔淨，每日房金只五元連食在內，甚為經濟。鍾以即事製一聯云：

一等華人二等鬼（言住客為高等華人及次等西人也）

三餐大菜兩餐茶（言每日供應五餐也。）

鍾有習慣，午膳後必作晝寢，嘗自作詩云：「有客敲門不起身，食飽須眠十五分，莫怪老師無禮貌，先見周公後見人。」

九九

同學李馮二君留美哥林比亞大學時，同在一宿舍復同在一房間住宿，而彼此復經月不謀一面。緣李早出晚歸，而馮則為工讀生須於夜間到中國餐室——雜碎

館——任侍役以賺得工資爲學費，故每日必於深夜始歸就寢而於中午時乃起床上課。李早晨起床時，念馮夜間當苦工，不忍驚醒，任其酣睡不之擾。及馮歸時李正熟睡，則念其明日須早起上課又不之擾。如是雖同居一室而久不相見。此真畸形的生活也。

一〇〇

奉軍未據北平時，伍朝樞以事到濟陽。進城時，守軍循例檢查行李，發現有剃面刀具一小盒，問爲何物。伍答：「那是刮鬍子用的傢伙。」軍官聞而大爲不悅，乃翻箱倒篋故意細細檢查，復多方挑剔，麻煩不堪，弄到衣物狼藉遍地始放行。伍事後善思，始知方才「刮鬍子」三字正觸其忌也。伍粵人，豈忘却「崩口人忌崩口碗」之諺乎？

一〇一

王寵惠在北平任署國務總理時，有新回國之留學生往謁見求事云：「請給機會以爲國家爲人民服務」。王告以彼可爲國家人民貢獻一最大而最有實益的服務，卽是，勿投身政界，如此可爲國家人民節省一份薪俸。其言滑稽而沉痛。

一〇二

顏惠慶昔在北平政府歷任國務總理，外交部長及駐外公使等職，手段圓滑，辯才甚佳，頗有外交家丰度。方其任國務總理時，有外國新聞記者往謁見，會談一小時間，顏之說話佔有三刻鐘，口如懸河，滔滔不絕。記者非常滿意，以爲必可做一長篇通訊寄回邀賞。及回家伏案起稿時，却想不出老顏究竟所說的是甚麼話，蓋其無話不說而東一句西一段，七拉八夾，莊諧並雜，爲時雖歷三刻鐘，然却是言之無物也。

一〇三

民六年間，李烈鈞率滇軍入粵，粵民黨中人開大會歡迎之。李登壇時，司儀員忽高舉一大木牌，上大書「鼓掌」二字，一時掌聲四起。可謂幽天下之大默，滑天下之尤其稽！

一〇四

民六年孫總理率海軍南下護法，成立軍政府於粵東，總理爲大元帥。時桂系軍人陸榮廷譚浩明莫榮新等把持兩粵軍政，對於總理主張皆陽奉而陰違，以故革命大業無由發展。至莫榮新繼任督軍更事事掣肘，殘殺同志，總理怒憤至極，乃於七年一月親駕軍艦二艘於珠江開炮轟擊督署，莫聽其參謀紐鐵生勸不還擊。翌日，總理發布告宣佈莫罪狀，並謂昨日之轟擊是施以「炮教」云。卒以莫認罪悔過而宥之。

一〇五

有一次，余應友人約赴某會聽某名流演說。散會後歸途中，友問余對於演辭意見如何。余答：「受了很多的益處。」友問：「有何益處？」余答：「睡了一覺，身心兩益。」

一〇六

又有一次，余赴前外交部次長李錦綸家交際會。會中有某夫人親任招待，遞送香煙多種於來賓。至其夫之前，其夫操英語問，*May I have one, my dear?* 時余適坐其旁即隨問 *“May I have one Chesterfield?”* 聞此欣賞余敏捷的幽默不已。原來其夫原問：「我可以要一根嗎，親愛的？」但此親愛的之英文原字與香煙美麗牌同為 *“My Dear”*。余隨問：「我可以要一根——吉士牌嗎？」乃以夫人之親愛的故意當作美麗牌香煙，故可笑。

一〇七

屈映光（文六）任浙江巡按使時，有友去函請其吃晚飯，屈信筆覆云：「鄙人向不吃飯，尤其不吃晚飯」。其意本謂向不赴席也。此笑話人多識之，錄之於此以傳後世云爾，

一〇八

同鄉某初到美國，見同鄉華僑多有外國名字，或為約翰，或稱差利，或名多馬，他也想得一個「番名」以充時髦。乃問於友人，何名為佳。友謂「番名」多出於聖經，不如從聖經中擇之。鄉人從之，但見許多名字已為人通用，卒乃擇得一人所罕用者為自己新名。其名是「撒但」，即魔鬼王之名也。

一〇九

馳名中外的法律家吳某博士，嘗翻譯四書「子見南子」一段，句句精確，字字傳神，真是妙品，不可不書出供諸同好。

「子見南子」Confucius saw Nancy

「子路不悅」Tselu was displeased

略中

「天厭之，天厭之」God damn it! God damn it!

（附註：博士吾摯交也，再三堅囑我不要發表這是他的譯品，故諱其名以存「忠厚。」）

一一〇

年前孫哲生院長與胡氏漢民伍氏朝樞等遨遊歐美。過南洋星加坡時，往參

觀柔佛馬來王之王宮。宮內正殿有龍座，上設黑木龍椅兩張，爲馬來王臨朝寶座。孫氏行至該處，好奇之心忽興，毫不容氣地逕登寶座坐下，大搖大擺，自鳴得意。胡即笑對衆遊伴云：「看哪！太子登基坐龍位了」。衆大笑稱妙。

一一一

粵伶工多僅識之無一如通渠之半通者，因之登台唱做，荒謬百出，笑話成堆。有著名小生某某鳳者，嘗表演其某團拿手好戲，劇情及曲本固爲咬文嚼字之「開戲師爺」所撰。曲中有一句：「西風黃葉落紛紛」，本來也可算爲通順。然而當主角某某鳳登台唱至此句時，則謬謬然改唱爲「西風係咁黃呀呀葉，我就落紛紛」奚只畫蛇添足？

一一二

前年上海租界內綁票案疊出。匪黨猖獗最甚之時，竟至在當街大道上亦公然

架票。有一人正在街上彳亍走路，突有不相識者二人在後以手在袋中作拔槍勢，低聲喝其聽命而行，禁止聲張，否則放槍當堂轟斃。此人在左右兩暴徒夾持下，果默然不敢發聲，祇照俯前行，還命或轉左或轉右。但一邊行，一邊想計。忽然靈機一觸，計上心來，遙見有印度巡捕（警察）迎面而來，至相距不遠時，此人即暗伸手脫開褲子，作欲小便狀。印警見之，以其違犯警律，當街小便，即迎頭奔來捉人。後面兩賊，不知究竟，發足狂奔。此人被捕入警署後乃為英捕頭詳述被綁脫險之計。捕頭廉得其情，即釋之，且致賀焉。急人急計，此公有焉。

一一三

十餘年前廣州嶺南大學一年間發生四件婚事：一為美國女教員梅女士與協和神學校長龔約翰結婚；次為小學華女教員梅女士與岑某結婚；三為美教員鍾女士與校醫嘉惠霖結婚；最後則為校長鍾榮光娶同姓之鍾芬庭女士為繼室。校員有以是事成一趣聯。

梅開二度 花發雙鍾

一一四

英文家王爾德 Oscar Wilde 的「少奶奶的扇子」之原著者，素性浪漫不修邊幅，嘗以淫案被繫囹圄。有英某名流發語調侃之云：「王爾德必被高等家庭邀請為上賓——一次」。其云「一次」者，限於一次，必無第二次也。噫且甚虐矣！

一一五

「印度詩聖」太哥兒年前挾其汎神的一元哲學到北京（時未改名北平），有故詩人徐志摩等為之吹噓，假真光電影場開會請其公開演講。時，吳稚暉等亦在北京，從科學反玄學的立場極力反對，另約多人對太哥兒大肆攻擊，並在會場內外四散傳單詆其學說為亡國哲學。詎料太哥兒神經敏銳，畏縮易驚，有如處女，一見自己伸辯無效，而人之攻擊如故，乃索俟完其演講程序即宣布停止，其言

曰：「他們決心來誤會我。」（They determine to misunderstand me.）誤會而出自決心，語藏譏諷之刺，但饒有幽默，可耐尋味也。

一一六

有人問太哥兒：「英國統治印度固布政施仁，興利革弊，其造益於印度民族實非淺鮮，而何以印人猶不滿意而極力提倡民族獨立之運動耶？」太哥兒則以妙喻作答云：「印人如蒙羅原人素不穿鞋子的，英人來開化之，授以西洋文化的產物——精美皮鞋一雙，印人穿上固然好看，亦差可躋於文明人之列，但鞋底之內却有一根鐵釘插出，走一步刺一刺，痛澈心脾，更爲難堪耳。」其言何沉痛乃爾！西洋文化究有沒釘子的皮鞋乎？敢問！

一一七

昔在芝加哥時，嘗與亡友李君仕瀛服務於該地華僑區，假華僑青年會創辦華

僑童子軍。按童子軍律，每童每日至少須做一件好事，而以領帶打結爲記；每日立有善行然後解去其帶結。今等每日考問入伍之童子。或則云曾助母親洗盆碗於廚下。通過。或則云曾助父親掃地於家中。通過。後有一童被問：「你今天幹了甚麼好事呢？」則侃侃然答：「有的，我也曾幫助我爸爸開白鴿票」。粵人一種賭博）不得已，亦通過；然而社會服務家之心良苦矣！

一一八

徐姪黃乘盛告余云，有一次在廣州打電話，偶不慎而用英文叫號數，却聞那司機生答聲云：「喂，朋友！請振興土貨好嗎！」余告世姪云，「汝對論語已有相當的貢獻了」。世姪很誠實地答，「那是司機生的幽默。」

一一九

年前吳老先生在北平時，不知因何故給一位姓王的朋友大罵一頓，當面指斥

爲「王八蛋」。吳老鎮靜從容地答云：「我不是姓王。」循是以想，設使那朋友罵其爲「烏龜」，又不知其怎答也，一笑。

一一〇

現任立法委員鍾天心於二十二年秋間與百粵名媛嶺南大學畢業生林婉文女士結婚於廣州，證婚人爲黨國元老鄒海濱氏（魯）。才子佳人，珠聯璧合，固甚盛事也。尤可紀者，則當證婚人鄒海老起立宣布時，却講錯了一隻很有關係的字兒：「今日鍾同志和林女士請鄙人來這裏結婚……」此錯也，非同小可，著者相信那是無心之失，必非有心佔便宜；鍾林二君——當事人——已經把他「從寬免究」，我們又何必再事吹求？不過偌大的婚禮有這一點幽默爲之點綴，實愈覺其大典之輝煌完備耳。如何如何，我幽默多！（言我之幽默也）

一一一

香港某某公司開幕時，全體職員店員五百人另來賓若干人畢集開會於公司，行禮如儀。其總經理起立演說云：「今日敝公司開幕……雇用職員夥計五百餘人。我們中國又有五百餘人有了職業。這即是中國少了五百幾個賊了……」當時沒有心理學家在場，所以無人測驗當時五百多同胞們的心理，但是差堪告慰者，當時始終沒有鬧出亂子——打架之類，可見秩序文朔，尤足證明「大盜亦有道」也。

一一二

美國副總統例參議院議長。前任副總統某氏當參議院開會時，議員因某項議案發生分歧的意見，兩黨爭辯甚烈，相持不下，秩序紊亂，（幾至擲墨水瓶）。副總統人急計生，略施小策以緩和空氣，即以木槌大力擊桌，請議員們靜聲注意，隨宣布云：「現有一重要事件向諸君宣布：本議長得接中部一老農來函云，

家裏長孫出世，意欲將本院辯才最優的議員之大名名其孫。此諸君立名之好機會也。幸勿錯過！現在可繼續辯論了。」全體哄堂大笑，而剛纔劇烈爭辯之意竟爾消散了。

一二三

美國議院規則，凡議員討論議案可着私人秘書出席宣讀參考書籍或闕繁文件。因此每有議員利用此條規則以擱置議案或延宕時間俾得居中操縱。其法卽是一遇該案提出討論時卽着秘書出席宣讀文書，或讀一厚冊，歷一二時不止，莫之能阻。又議院規則凡有人發言——無論議員或私人秘書，復無論講話或讀文——須字字照錄於記錄簿上，故凡有持書宣讀甚久者，議院們固可打其瞌睡，而速記員必須字字錄其全文，因此無不頭痛了。

此一則乃由孫哲生院長處所聞得者。今立法院並無此規則，想孫院長亦未必事事步武外人而將「西洋文明」整個吞下也。一笑！

一二四

故河南督軍胡笠僧（景翼）體胖好睡，人所共知。聞其每執筆作書，未畢輒奄奄睡着。侍其側之馬弁每須留神，一見其瞌睡時，即須以掌托其筆端，免污僧箋。每作一書恆須托筆三次，否則其書終不成了。

一二五

粵名律師謝英伯，體胖好睡，亦馳名遐邇。嘗任某校教員，一日於上課時忽呼呼睡着，學生悄然離堂，反扃室門。謝醒後多方設法，乃得復出。

謝睡時，鼾聲奇響，曾在澳門呂權呂外國旅館下榻。晚上鼾聲大作，聲震全館，旅客徹夜如聞雷聲，莫得安睡。翌晨牽擁至司理人處提出抗議。司理人沒法，為大多數旅客謀幸福起見，只好婉辭請謝遷居。

又一次，謝由廣州西堤乘人力車欲在堤之中段下車，但忘告車夫。車行未

幾，謝卽入睡鄉，車夫直拉之至東堤盡頭處停止，呼醒之，問到否。朦朧間謝答：「走過了，回頭去！」迨未幾，又睡着，回到西堤時，車夫又呼醒之，謝又云「走過了」。如是往返二三次。車夫迫得要每站停車問到否，謝方得達目的地。是役也所耗車費幾何，未詳。

一二六

與中山先生深交之粵人區鳳禪——（卽中山先生自倫敦出獄後發信告知其事者原信已發表於各刊物）早年曾在柏林中國公使館任職，其時猶身衣華服，腦垂長辮也。初抵德京時，區在馬路上遊行，走入一男界公廁小解。廁內之人見其衣長袍似裙，以爲婦人也，揮之出外指示女界廁所，區固不識德文者，遂謬謬然進去。女界一見，譁然奔出。數十年前吾國外交官在外國因不識語言，不懂禮節，笑話百出，此則不過其小焉者耳。若某公使夫人將五光十色之長裘足布遍懸於使館前，至令該國外交部遣人來問此日是中國何項慶典，乃高懸纛旗，此豈非笑話

之尤乎？（提倡中服，辱罵西裝之林語堂君至此有何話說？敢問！）

一二七

有久任政府機關文牘職者，批答公事，已成習慣。一日，得接丁父憂者之訃告，適因清閒無事，爰筆批云：「訃文悉。查該不孝等既知罪孽深重，何以不自殞滅？卒致禍延先考，可謂不孝之極。據稱該死者壽終正寢，究竟是否屬實？迄未呈請驗明，而遽行親視含殮，殊屬不合。至於呼天搶地，尤為混鬧。本應按律嚴懲，以警效尤。姑念鄉寅世誼，從寬免究。所請遵制成服，着不准行。此批。原訃發還。」（此友人李君言之鑿鑿的故事。確否姑置勿論，亦殊足發一笑也，故錄於此。）

一二八

猶記曩在美國大學讀物理學年終大考時，考題中有一條是——「常人言女子

講話多於男子，從科學上觀之，是否有理？」余答云：「有理之極。理由如下：一，據聲學原理，凡聲管寬者發聲必低而長，聲管窄者發聲必高而短。二，據體功學，女子喉管比男子為窄小，故發聲比男子較高較短，三，據前二原則，結論：因女子發聲較短，故在同一時間內發聲比男子為多。女子講話多於男子之理在此。」後來試卷派回，教授在我這一答案上寫分數一百。倘有其他試題均屬此類——常識的而必須根據科學原理以作答案者，極有趣味且別開生面，故述之。書竟，忽又憶起當時試題另有一條云：「火爐之煙由煙囪上升，是被拉上的，抑是被推上的呢？」其餘諸題苦思不得了。

一二九

美國大城市教會中有特設華僑聖經班專為傳教於華僑之用。入班之華僑多有真心學道者，然亦不免有「為麵包而來」——或藉此機會學些英文，甚或含有其他作用者。芝加哥城某教會開辦此項工作垂數年矣，卒得一開洗衣店之華僑夫

皈依入教。當其領受水禮後，全體教友羣相慶賀，「善樹已結善果」，數年工作非徒然矣。有趨問此新教友對於耶穌聖道果有何心得始下此大決心皈依者。華僑則老老實實地答：「吾籌之熟矣，我一受了水禮入教後，全教會教友洗衣服自然光顧小店，由我包辦了。」耶穌在天聽得此二言，當復回十字架處自己再釘上去！

130

有一牧師苦口婆心勸導一位聽道已久之人受水禮入基督教。其人仍不能自決，姑答云：「待我回家燒香點燭問問關聖帝君看入教好否，再決定罷。」

131

有人問一激烈黨徒曰：「你是基督教徒否？」他答：「Thank God! I am an atheist. 多謝上帝，我是個無神主義者。」

一三二

民十八年，山東鹽運使署與省政府暫設泰安。署內滿貼革命化的標語，即如全國一切機關一般。該署廁所大門左右貼有這兩條——

別除中飽

涓滴歸公

一三三

老同學盧君患口喫，講話期期艾艾，操英語亦然。在紐約時，有一次打電話，（時尙未有自動機）司機生問，「要甚麼號數？」盧君千辛萬苦地掙扎始報號數「一温一温一温一温一土一乃唔一地利」（一一一二九三）司機生回答，「對不住，沒有這麼大的號數。」

一三四

有西國傳教女士初到廣州，每日必開門外有人高聲叫苦，如泣如訴，其聲甚哀，「My I'm—sor—ry」願以未諳粵語不能詢問。歷數日，其人哀叫如故，女士惻隱同情之心再也不能遏制，良心驅迫，亟央一善英語之粵人往問其哀叫之由，並願給予金錢以資救濟。此人出門視之則在門外哀叫者乃街上小販，每日過此高叫：「賣—鹹—沙—梨—。」歸報女士，相與大笑。不知女士當時有沒有說這一句「The joke is on me」

一三五

星加坡及香港之華僑改叫「葛」爲「實心藕」，不知何故？傳聞初有小販在街上高叫「賣葛」。英人誤以爲「My God!」（我的上帝啊）大瀆神聖，故禁止之，因而改稱實心藕，未知確否。若余昔有美教員名Graybill（卽英文津逮著

者）譯名爲「葛理佩」，人皆以「葛」呼之，音同 God（上帝）。葛先生嘗言每聞人稱呼心中甚感不安，但又不便改姓也。

一三六

吾國各處土音每有將「音與」音相混者，如以「劊」爲「牛」是。同學郭君不獨諳華語如此，卽操英語亦有此毛病。嘗言：「He killed a knife with a life.」（他用一生命以殺死一把刀）有一次在美國赴某教授家晚宴。席間，主婦持刀劊雞，問：「郭君喜歡雞之那一部份呢？」郭不自覺地答：「Please give me the neck. (leg) 請給我以雞頸。」原來他本想吃雞腿的 (leg) 但一時無意識地「與」混亂的毛病竟教他說錯 neck 變爲雞頸。結果，吮骨而已，尙何言哉！

一三七

故孔教會長陳煥章博士（哥林比亞的）留學紐約時，年已半百矣，而仍苦心

向學，至足欽佩。但中年習英文，自然不易通達，口舌間猶不能指揮如意。有一日博士對人說，「Yesterday I buy a chicken and I kill myself?」「昨日我買一隻雞，我殺了我自己。」

又有一次博士到餐館進膳，嫌牛排烤得未熟，對侍役云，「This beef steak is too young?」「這牛排是太年輕了」。(以上兩笑話，凡老前輩留學生皆能言之，非小子嚮壁虛造者。)

一三八

吾國詩人呂某某頗懂英文，嘗遊歷美國。有美人問其為何種人者，則答：「I belong to the color race?」「我屬於有色人種」意謂是黃種人也，但美人只稱黑種人為「有色人種」。詩人之言，有語病焉。

一三九

民十三馮玉祥氏等舉行首都革命之後，段祺瑞得奉軍擁戴出任執政。中山先生應馮，孫（岳），胡（景翼）國民軍將領等之請，毅然北上主張開國民會議。段派則急召集善後會議以資抵制。有人替這會議起一聯云：

善則如之何會放狗屁

後來怎麼樣議個鷄口

批：字句穩當，對仗工整，意義猶爲鮮明妥貼，雅俗共賞，歷之執政府門，不能易其隻字，是必得之作也。（經本篇錄入之後故云）該會議與該執政其將藉此妙聯而得垂不朽矣夫。

一四〇

程某某美國留學生也。回國未久，任廣東省銀行行長職。就任後，該行公文

稿有「除分行外」語，即召文牘員申斥云，「本行並未設立分行，何糊塗乃爾！」

一四一

歐戰停後，巴黎和會中英美日意各國之代表領袖均六七十歲以上之老成深算，飽有經驗的政治家。獨吾國代表顧維鈞年僅三十餘歲，為全體之最年輕者，而其英語特優，辯才勝人。有一次，日代表關於中日問題起立宣讀一文，英語奇劣，聽者多不懂。美總統威爾遜以手撥耳側頭傾聽，且聽且問「說甚麼？」日代表講畢，顧即起立痛駁之，言辭流麗，語意動人，舉座咸服。坐下時，威爾遜在旁輕拍其背，低聲稱讚云「好孩子！」（Good boy!）

一四三

法已故國務總理克拉曼梭生平有二大特性：一終身不近婦人；二獨立不屈。於大戰時主持國事，卒使法國得勝利，國人咸稱其綽號曰「老虎」。臨終時。遺

癩有三條：一不許婦人近其屍或棺哭弔，二其屍及棺永不許倒下，須常屹立。」此老洵世之怪傑哉！

一四三

前四川都督尹昌衡才氣縱橫，而好大言不慚，常對人曰：「若我尹某者可稱人中怪傑也。」友人聽之答曰：「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此何異以「盃冷水照頭淋下去！」

一四四

南國之「摩登」男女好游泳又好跳舞。香港某報嘗定「摩登」界說云：「入水能游，出水能跳——像一蛙。」頗足解頤。若「論語」某期某文之界說謂「摩登」而登之，登而摩登之，則未免太輕薄矣。

一四五

梁寒操家昔有一僕，懶惰好睡。某夕，梁與數友人在家暢談至中夜，均覺肚餓。梁乃呼僕起床，弄飯消夜。僕矇矓間應曰：「不要緊，我肚子不餓。」又倒頭睡去。

一四六

上則書竟，忽憶起我家裏從前也有一「聰明」的僕人，有一次端湯入餐室時以其指甲汚黑之兩母指插入湯裏。我見而不悅，斥之云：「不要把手指放在湯裏啊！」他應聲，「不要緊，湯不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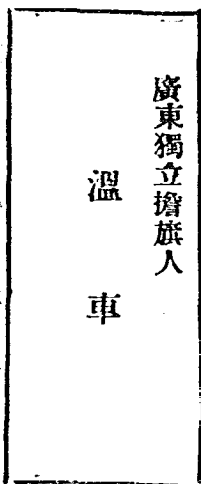
一四七

友人某狎一娼女，兩臂春戀甚篤，遂納爲側室，稅屋同居，而堅要余爲其一

金屋「題字。余振筆書「虫二之齋」四字橫額贈之。「虫二」者無邊風月也，見泰山石刻。友喜甚，懸之室門。後另有友見而笑曰：「汝受人愚弄矣！試自左讀之，豈非「齋之二虫」乎？」是虫也，可憐虫也。

一四八

余嘗見一趣怪名片如下：



一四九

宣統末年九月二十九日吾粵反正後，余致稟函與先父，一時不察，信封上仍書「某某老爺」字樣。詎料郵局中人平民主義固已非常濃厚，竟塗去「老爺」，而改作「廢人」二字。先父接信，大爲不悅，復示中斥一番，誠勿再用「老爺」二字。

一五〇

先慈不識之無而品性忠厚，一生對於吾感力至大。嘗記其一日與家人討論某事之真假，其論據是：「這事經新聞紙登載過的，還有假的嗎？」其率真老實如此！但可惜人世間有不少新聞紙每每辜負善心人——如先母者——之信仰與期望耳。亦可嘆矣！

一五一

藝留芝加哥時，常過宗兄炳哥家，時其子年方五六歲，最愛與余嬉戲言笑。一日，小姪子告我云：「叔叔，您的頭髮與我的——般無異，不過有些不同之處罷了」。又常對我學人說故事云：「叔叔，我來問您：樹上有雀兒五隻，比如您開槍打死一隻，其餘都飛去了，樹上還剩有幾隻呢？」及今思之，猶有餘趣。

一五二

某某在美演劇畢，其譯員某以對該藝員有某種責任，乃爲其運動其舊師某大學校長晏氏之門。晏不察以其爲中國劇界泰斗，藝術鉅子，遂以該大學——極小的大學——名義給予文學博士榮銜。此端既開，又有一小大學不肯讓該校專美，再贈以博士學位。說者謂，英文稱一個博士爲「溫」博士，若雙料如該藝員者則爲「Two」博士。

一五三

同學李君幼年由鄉出城讀書，頭一次坐人力車時，竟坐在踏足之處，以為是二等位，可省得幾文也。

一五四

憶前在嶺南大學時，有理髮師「阿煙」每逢星期六日到校為員生理髮。有美教員入室光顧，如「阿煙」未有閒時必操「洋涇浜」英語云：「Please sit down, by and by I cut you,」「請坐下，等一會我割你。」（或裁剪你）。

一五五

同鄉吳君於地理一科素乏研究，嘗往觀「南極探險記」電影。影片演出冰地雪天氣候奇冷之真景。老鄉且看且打寒噤曰：「咳！南極已是怎麼冷，北極還了

得！」

一五六

某「廣東佬」初到北平，下車時站上脚夫忙取其行李代攜，廣東佬執其到路上警察前打廣東「戲台官話」告訴云：「你來看，這個漢子，拿着我的行李，亂走亂動，是何道理？」旁有廣東同鄉老北京且聽且笑，俟其言畢即加插一句「得，得，得，彭」。（鑼鼓聲）

一五七

又有一廣東老鄉初到北平，欲買葶藶湯，即吩咐大師傅買「馬蹄」（粵人呼葶藶爲馬蹄）。廚子果然千辛萬苦找得「馬蹄甲」歸如命葶藶以進。老鄉嘗之，驚叫：「爲甚麼北方的馬蹄如此之苦，真是苦過耳葶？」（意謂耳屎也。）

一五八

茲憶起余曩在西北軍時，軍次陝西華陰，甚苦乾熱，乃飭馬弁購葦煮湯喝之，蓋以此爲清涼妙品也。馬弁煮湯竟，潑去湯而以熟葦著進。余又氣又怒又覺好笑。

一五九

曾出席太平洋甚麼會議之前青年會幹事陳立廷有一次由北平乘車南下，偶與一軍人同車。軍人叩其「府上在那裏」，則答「上海」。再問「恭喜在那一界？」陳不欲告以職業乃含糊曰：「在法租界」。其幽默之處乃在此軍人不識法租界也。

一六〇

某某某之卸任太太前寄寓北平之東城，常到北城之外家探視戚屬。北城鷄蛋

每元四十隻，東城則每元可得四十隻。木太回家時，以東城鷄蛋實在便宜，乃買一元之貨送回外家，但因家裏僕人不認識路，於是特花費大洋一元雇汽車一輛送此較為便宜的禮物前去。這是「Pennywise」的經濟學！

一六一

前則嘗竟，又想起舊友某君在紐約時，嘗配了一副新眼鏡，因欲購一特別便宜的眼鏡盒子，特雇汽車走了幾個鐘頭，四處物色，卒如願以償買得一隻，自誇比較便宜了二角五分。汽車費多少固所不計也。

一六二

余母校芝加哥大學現任校長赫陳氏 C. C. Hoover 年方三十三四歲，爲全美，或許全世界大學校長中之年最輕者。時人稱之爲「小孩校長」(「Boy President」) 當其二十餘歲時即任耶魯大學之法學院院長，人稱之爲「Boy Dean」(小

孩院長)猶記其任院長時，嘗赴華盛頓京開會。有高等法官某見而笑對云：「哦，您就是所謂『小孩院長』嗎？我想您一定以為我們法官都是瘋狂的。」赫氏擺弄其「小孩子」脾氣微笑對云：「不，不！我要您們自己發覺出來(是瘋狂的)。」語含稚氣而甚幽默，頗耐尋味。

一六三

余曾述粵東福將李登同(福林)將軍之趣聞數則於東南風。茲又憶起兩則，復述如次：

軍人稱下級軍官佐曰部下。李將軍新學得這名辭不久，却攪錯了。有一天對客人遙指一軍官云：「他是我的部下」。

李將軍有一天對部下官員訓話云：「你們這班口弟(粵人罵人穢語)，千萬不要效他們那班口弟；他們那些口弟，不是正口弟……」

一六四

某總指揮爲北方人，其軍需處長某氏爲南方人。一日，總指揮問處長以該年該軍所駐地徵收得糧食多少。處長操其半南半北之話答：「報告總指揮，去年大概有千八蛋，今年總指揮吃了狗屎，變成王八蛋。」（吃了狗屎者出了告示之誤，王八蛋者萬把擔之誤也。）

一六五

美國某大工廠的機器，一日忽然全部停了。全廠工程師及工頭齊出修理，均不成功，並不知毛病在那裏。管理人不得已往就教於一老工人。其人到廠視察機器一遍，手提鐵錘向一特殊機件一敲，全部機器即照常動作。全廠人員大喜，管理人問其取酬價若干。其人開價索一千元。管理人咋舌瞠目立現難色，謂輕輕一敲何以索取如是重酬。老工人乾脆答：「我只取一元爲敲一敲之費，但却取九百

九十九元爲知道在那一點敲下去之費。」知識有重大價值；經驗有真正酬報；嗚呼！此西洋文明程度之所以居優越地位乎！

一六六

燕京大學有一男一女兩位「老」學生；同學均呼男生爲梁大哥，女生爲李大姐。二人戀愛成熟，組織家庭，而仍在燕大任事。在家裏，李輒呼梁爲「Dad」，梁呼李爲「Darling」。其僕人莫名其妙，對外人言：「真奇怪，我們主人叫太太做「大娘」；太太又叫主人做「爹」！」

一六七

燕大校長司徒雷登，美國人，原名爲 Leighton Stuart。數年前粵籍學生司徒喬——今已成爲名畫師——由嶺南轉學燕大。司徒校長笑對同事云：「我真喜歡，我在燕大添多了一位姓司徒的老宗了」。語至有趣！

一六八

上則書竟，乃憶起前外交次長甘介侯與簡又文二人相認為「英文拼音的宗親」，亦同樣滑稽。緣「甘」字與粵語之「簡」字英文拼音均作 (KANE) 也。若朋儕中戲呼甘乃光為印度甘地之宗親，則更滑稽之尤者矣。

一六九

張懷芝為山東督軍時赴省議會演說云：「這議會的洋樓好像一個鳥籠，你們就是鳥。現在吃飽了，可以不叫了。」

(以上曾在人間世半月刊發表以下未曾發表過)

一七〇

相傳北平的「先大元帥」張作霖看了外國跳舞，下評語云：「究竟比不上我

們中國人床上跳舞的好」。

一七一

張宗昌以椎埋屠狗之士翮起草莽至貴爲督軍。其笑話之多，真難罄述，姑錄二三則，以「光」吾篇。

奉魯軍與孫傳芳作戰時，張向軍人訓話云：「我們這次不能不揍孫傳芳那小子。我們打孫傳芳有很大的理由。方振武（時方在張部下任軍長）來，你說說打孫傳芳的理由吧！」

十六年秋馮煥章氏率西北軍精銳與魯軍兩戰於豫東，皆用誘敵深入計大敗之，共擊散其十四萬衆有奇。敗耗傳至濟南，張閱電拍案大叫：「他媽的，怎麼我們還沒有擺好牌兒，就給他和一个滿貫了？」

張任山東督軍時勒索搜刮至爲苛酷，有一次通令全省各縣要攤派巨款以應軍用。各縣長均叫苦，無法籌措。張答謂：「這就算老子拿了一副天槓，你們都拿

了蜜十吧。」

一七二

前實業部次長暨南大學校長鄭韶覺氏（洪年）曩遊杭州至某山洞，觀此天然名勝，不禁逸興遄飛，而蓄目時艱又不勝感慨，因題詩一句於石壁云：「萬方多難此登臨」，並署「某年某月某日鄭洪年到此」。雪泥鴻爪，到處留痕；此固雅人雅事。詎料有好事之俗子僮夫竟在其題署之下添「上弔」二字。斯殆由雅事而變爲幽默，足令讀其字者——尤其是識其人者——由「會心的微笑」而變爲捧腹的大笑。（在鄭氏題字之旁尚有男女二人共留名石上亦云「某某到此」，亦有人添上「幽會」兩字。）

一七三

多年前有留美回國畢業生李某在廣州西關開辦一珠江學校。時有一教員上課

時輒高談「共產主義」。月終領薪金後，其人漫不經心，隨手置諸臥室內。翌晨，忽然發覺月薪之半不翼飛去，乃急走報校長。校長乃於學生會集時宣布其事。不料當時即有一學生起立承認取去該款不諱，並宣布其理由云：「某先生時時爲我們宣講共產主義；我頗傾心佩服，所以實驗一下而已。」

一七四

前在北平政府時代辦過外交的汪大燮，嘗與外賓共宴。是日菜單上的湯是「龜肉湯」。外賓指湯對汪以華語言：「這是王八湯」。汪聞而大怍，蓋其號爲「汪伯唐」也。

一七五

國府主席林子超氏嘗輕車減從，獨自一人由南京乘車至湯山俱樂部，欲進內休息。守衛兵阻之，問有何事。林溫語言欲來看某氏。衛兵爲之詢問，則以某氏

不在對。林又言欲看另一人，則其人亦不在俱樂部焉。林仍欲進內，乃探囊出名片示衛兵。該丘八先生屢叨麻煩已覺討厭，至是逐字逐字細觀其名，即云：「你這人木頭木腦，木頭成堆……」話未說完，忽有俱樂部職員走出遙見林主席，即趨前見禮，笑臉鞠躬歡迎進內。那聰明知機的衛兵即疾呼「立正」一聲，舉槍行禮。好個平民化的主席，足當「年高德劭」四字！

一七六

某年，教育部有視學員到南洋參觀粵僑所辦之學校。入棧後。即連碰兩次大釘，其一則校長粵人姓楊，彼竟不識讀其姓；其二則教務長之姓名爲石砥磊，彼又不識讀其名之第二字。心中大爲不妥，歸來連呼倒霉不已。

一七七

香港醫生某，粵人也。嘗結伴北上遊歷，至蘇州時，宿某旅館。偶在街上見

有賣燒餅者，餅香而美，不禁垂涎。歸而呼侍役往買「燒餅」。侍役適爲女性，聞而微笑，不睬不應；復呼之亦不顧；三呼之乃勉強引之至男廁蓋誤聽其「廣東官話」口音以爲「小便」也。醫生又好笑，又氣惱，即使出一百分廣東佬脾氣，該侍役一同跑到門外燒餅舖手指燒餅大叫「買這個」。侍役乃大笑照辦。

一七八

某外人讀「日本親王殿下」誤爲「電下」乃翻爲英文爲「His Imperial Electricity。」

一七九

羅文幹上次回粵爲其子完婚，先問兒云：「你欲行西洋新式禮，抑欲行中國古式禮？如欲行前者，則你旣爲摩登兒子，則婚嫁大事一應俱由你自行主持，而余等亦當爲摩登父母，概不過問，只於行禮時贈以煙盒一隻或影相機一個，握一

握手，道一聲喜；但如你願行舊禮則余等亦當盡中國式的父母之義務，替你主辦婚禮，負擔一應費用，但你與妻也必須爲中國式的子媳行跪拜敬茶等古禮。何去何從，任你自擇。」其子卒主張保存國粹克己復禮。「有其父必有其子」其斯之謂歟！

一八〇

北方民黨前輩某氏之別號爲「太昭」，有諛而虐者爲之做一聯云：

太太是我心肝

昭昭在人耳目

一八一

余前年在廣州太平館食番菜，戲題贈該館一聯頗爲朋儕所激賞，文爲：

太太有毛病

平 平 無 足 奇

一 八 二

錯用典故及成語而鬧笑話之故事甚多，余前已錄「鶴立雞羣」，「對牛彈琴」二則。茲又得聞兩則，分紀如次，以博未之會聞之讀者之一粲，惟是否經人發表過，不知也。

許蘭洲昔在陝西督軍任內迎養其太夫人於西安。老太太以其地天氣不宜，食品不佳，居之不安，且患咳嗽吐痰頭暈神昏等等毛病。後許氏遷官離陝而出豫，抵洛陽，老太太之疾即霍然痊愈，乃發開心之言曰：「想不到一離開西安到這裏，食也食得好，穿也穿得好，精神爽快，胃病都除了。」旁有一侍從副官聞而急拍馬屁云：「這是老太太飽暖思淫慾啊！」

一八三

故伍廷芳老博士生時，在滬管赴開筵坐花飛觴醉月之宴。一時男女客滿座，復有歌妓唱曲，甚爲熱鬧。伍輕拍座中一中年女客之背問云：「你唱了未曾。」女客臉紅不答，旁有識者解釋云：「此唐太太也，公昔爲其證婚人，豈忘之乎！」伍鞠躬道歉，及入席時，伍又適坐在此太太之旁，復道歉云：「剛才誤會了，真對不住；不過我是樂而不淫的。」但不知該太太是時是否哀而不傷耳。

一八四

余有二友均甚談諧。一日二人通電話，甲云：「遠教甚久了，您好嗎？喂！您近來長得胖了。」乙答：「說那裏話！不過您看見我穿了一件新袍子罷！」又有一日，二人會而於一宴會上，甲故對衆人向乙取笑云：「您取去我的袍子好幾天了，用完了明天得送回來好嗎？」衆都笑。乙不慌不忙答：「那到可

以，不過慙得要先還給我前時借去之款十元」。甲反吃虧了。

一八五

先總理中山先生畢生爲革命奮鬥，品性嚴正肅穆，望之凜然若不可犯，然其私人生活則饒有幽默，居恆與人取笑作樂，談諧備至，若春風風人，和光可親。余前已書其幼年幽默軼事數則列作東南風之冠，茲又從吾黨老前輩馮自由先生處得聞其在革命活動期中之軼事二則，復恭錄於後。

在民國前丙午丁未年間，總理正亡命於日本東京，稅屋而居。一時民黨同志之留東者，每日均到其寓所，高談雄辯，以消永日。有粵人鄧慕韓者，（綽號鄧師爺）亦常蒞焉，顧鄧資格係屬後進，在總理及諸老前輩前常不敢發言，以默坐無聊乃常到後廚與總理親屬及廚子攀談，大發其革命偉論。此一事也。時，廚子粵人名陳和（人稱爲陳和叔）一日在屋內之弄道（粵人呼爲冷巷）失去所穿之鞋，益尾賓主等均以其事奇怪可笑，此又一事也。

根據前兩項事；總理親製一諧聯云：

鄧師爺廚房演說

陳和叔冷巷失鞋

總理暇時有兩種娛樂，一爲玩骨牌（打天九），一爲下象棋。玩時，輒好作攻勢，勝敗在所不計，此亦其賦性使然，一如其革命奮鬥有進無退之性也。此亦爲馮先生語我者。

一八六

僑務委員長陳樹人之公子完娶，某委員之賀禮爲一喜幛，上寫「珠圓玉潤」四字，而某部長之喜幛則書「專愛傳家」四字，蓋陳氏老夫老妻愈老而愛愈篤，嘗以「專愛」名其詩集也。行婚禮時，陳大發專愛之偉論云：「專愛者，一夫一妻而兼只是一男一女永久愛戀之謂；一夫而此處蓄一妻，彼處藏一妾者只可謂之博愛，不能謂之專愛」云。時有某院長起而演說則駁之云：「博愛是指人對於會人

率而言，殆不可施諸床第間用，……」

一八七

故上海民智書局老闆林煥庭生前嘗僱用一廚子，先與之訂約云：「你要多少工資卻所不計，可給你夠家用，但總要勿『打斧頭』。」（粵諺云中飽也。）「廚子爽直地答道：『不行，不行！工資寧願少得，而斧頭在所必打。』及問其故則又答：『工資月有一定額，盡歸吾妻；其他雜項收入無數可稽，盡入私囊故也。』」

「民智」如此高深，「書局」殆可關門大吉矣夫！

一八八

廣州有一家製賣婦女頭髮煤油之歐陽戊隆，招牌甚老，生意頗旺。其左旁即開設一家製賣同樣貨式之歐陽成隆。其右旁又開了一家歐陽戊隆。不料其對門復有一家歐陽成隆。杭州之多家「張小泉剪刀」不得專美於前矣。此無怪林語堂有

「一家幽默，家家幽默」之嘆也。

一八九

廣州有江霞公（孔殷）者，進清翰林，富有家財，廣蓄姬妾。十餘年前爲其六子娶婦，敦請伍老博士廷芳爲證婚人，伍致訓詞時，極力發揮一夫一妻之家庭制度而力數國人納妾之不是，淋漓痛快，大論長篇。江新翁在座面紅耳熱大不覺服，出了不少冷汗。及至演詞將畢，伍乃輕輕地加一句：「吾輩老矣，可不必論，但你們後生切不可復蹈前轍」云云。新翁聽之，眉飛色舞，如釋重負，亟大爲鼓掌，並大聲疾呼「對呀，不錯。」伍老自有一妾，此言固爲新翁解圍亦所以「恃老賣老」而自解嘲也。其事其言得不列之於幽默之林乎？

一九〇

立法院第八十一號委員王漱芳，卽姚穎女士之「黑漆板凳」也。（夫以妻

貴，此又一例證），賦性豪放而滑稽，多才善藝，口角風生，人樂與爲友。朋輩均知此公有「四大怪」。怎見得？有詩爲證：（拙作也）

齒畫紫鈎鼻。（君之尊鼻，上直而下鈎，但良心殊不壞，可怪者一也。）

披星戴月頭。（額有半圓癭痕如一彎新月，眉中印堂間有白豆般大的紅痣，

如一顆明星，可怪者二也。）

男人名似女。（因其名字似女性，從前常有人投書求愛誤稱王女士，又有誤書爲王煥芳者，此其可怪者三也。）

茹素吃豬油。（實行素食主義，但每飯却不戒豬油，是可怪者四矣。）

一九一

星加坡大世界遊樂場中矗樹一數丈高的大樓牌，爲神農大藥房所建用以作其出品「化學補腦汁」之廣告用者。牌樞兩旁有大字長聯一副，余嘗親遊其地而手錄之，文曰：

在科學萬能時代體育當重智育竟當重德育豈可廢

處適者生存世界力勞需要腦勞猶需要勤勞俱成功（笑不笑由你！）

一九二

香港跑馬地「紅毛墳」（西人葬地）大門左右有兩句云：

今日吾驢歸故土

他朝君體也相同

注意點一：語氣全是死人所說的，是爲鬼話。

注意點二：稱其爲「兩句」而不稱爲對聯者，不能斷定其確是對聯也。

注意點三：此可爲「香港地中文」之又一例證。

一九三

多年前，上海南京路南洋煙草公司總發行所之屋頂上設有一瓦鷄，鷄後復樹

一明鏡。考其故則公司中人以門對先施，永安，大新之三座高樓，恐公司風水爲其破壞，有礙營業，因立鷄鏡以「擋煞」也。時余見之已登可怪可笑。及回粵，得見尤爲可怪可笑之一事。緣發行虎標萬金油之永安堂之粵局在馬路大門上樹立一隻吊睛白額的大蟲以爲其商標廣告。其對門兩家鋪子乃以白虎當頭，大爲不吉，於是一則高懸手持雙板斧的黑旋風李遠像，一則懸披髮持棍之行者武松像，亦所以「擋煞」也。吾國商業競爭之方法如此，一般留學回國的商業學學士碩士，可以改行矣。

一九四

吾粵某處有一更練局管懸一趣聯於大門云：

立刻嚴拿三隻手（三隻手者剪綵之賊也）

何曾失去一條毛

一九五

吾粵舊家庭，大廳中必供神位。在上層者爲祖先及天神等，在棹下則爲地主及財神。有幽默老前輩製一財神聯云；

啄吓貼塊利是錢引位財神入室（啄吓貼紙狀也）

卜聲燒串砲仗仔透個窮鬼出門

一九六

王寵惠氏任北平政府國務總理時，有新回國之留學生往謁見求差，自謂爲語言學專家，精通六國語言文字。王則謂之曰：「那末，你最好到六國飯店任招待員啊！」（該飯店爲東交民巷之外國旅店）

一九七

謝瀛洲氏任廣東教育廳長時曾爲男女學生二人證婚，致訓辭云：「……今天請我來「教訓」（譯）大可不必，他倆自然會「鬧覺」的了……」一座哄堂。（粵語調鬧與教覺均同音）

一九八

上海廣東中華基督教會，前歷有一雜役。有一星期日開會講道時，赴會人數過多，所派聖經及歌集不敷用，牧師即呼雜役趕快增派。雜役立即抗議云：「平常日子，我是雜役；今日禮拜，我却同是兄弟姊妹了。不能派，不能派。」「我父在天」聽了如何？

一九九

燕大教授劉廷芳氏嘗譯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顛帝國) 爲「大併力吞」。
音義俱全，傑作也。余少時曾譯「汽車」(automobile) 爲「惡到莫比」，亦自許
爲不錯。

二〇〇

西南政務委員會秘書長陸協之(融)能文善書，政界中風雅士也。體甚胖，
有「肥哥」之稱。屬員邱某某嘗仿昔人戲作某畫家咏王羲之詩云，

出門遇着腹協之

大肥一聲媽個×

老天何故不開眼

我太瘦時你太肥

美國有黑種牧師，某星期日登壇講道，其講題爲「信仰與知識」，辭云：「信仰與知識有何差別呢？比方，某氏夫婦有子女五人。某嫂的的確確知道五人俱是她的兒女——這是知識；但是某兄只可相信五人俱是他的兒女——這就是信仰了。」（此則出於 Judge Linsey's «Companionate Marriage.»）

二〇二

x x 公司大班孫 x x 嘗爲其女公子舉行訂婚禮，邀請親友到家裏高興高興。孫以家長資格起立致辭云：「今日小女訂婚……恭喜勉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

二〇三

茲在上海字林西報得讀一德國人致其愛狗之辭，幽默有味，以爲茲譯亟，譽同好。

「你不過是一條狗，然而我很想變爲你。當你上床睡覺時，你只是環繞三次，即便躺下去了。但是我上床睡覺呢，我先要闔好門戶，又要統鐵鏈，又要把貓兒抱出去，又要脫衣服，及至我的荆妻醒過來又罵我一頓，孩子哭了，我又要起來抱着他睡來睡去。迨至或者正要睡着，即刻又要起床了。你起床時，不過爬爬自己一兩下，伸一伸，即便起來了。我呢，便要生爐火，把水鍋放上去，和老妻拌拌嘴，然後或者得些早餐吃。你整天嬉戲，樂趣無窮；我却要整天做工而煩惱無窮。你死了便是死了；但我死了，還要下地獄。」

「人不如狗」，人生之道苦矣夫！嗚呼！（原文如下）

A DOG'S Life

A GERMAN addressing his dog, said:

“You vas only a dog, but I vish I vas you. Ven you go mit der bedin, you shust run around dreetimes und lay down. Ven I go mit der bedin, I haf to lock der blace und vind der clock und about der cat our und undress my-self, und my vife wakes up und scolds me. Den der baby cries und I haf to walk him up und down den maybe ven I shust go to sleep, its to get up again. Ven you get up you shust scratch yourself a couple of times, stretch, und you vas up. I haf to quick light der fire und put der kende on, und scrup mit my vife already und maybe get some breakfast. You play all day und haf plenty of fun. I haf to work all day und haf plenty of trouble. Ven you die, you vas dead; ven I die, I haf to go to hell yer.”

二〇四

美前總統林肯之妻悍甚。林肯未任總統時，有友人嘗被其辱罵，訴之於林肯，並欲以刑舉起訴。林肯從容解答云：「怨只被其罵一次，便覺得如此辛苦；若我日日，月月，年年，無不被其大罵特罵又如何？」友人動起同情，不特取消起訴之議，反善言憐慰之。

二〇五

前司法行政部次長鄭天錫氏，粵人，幼在香港習英文，固一「番毒仔」也。弱冠，在商人某洋行任買辦職，稍蓄資，即辭職，子身渡英倫，學法律，時已屆而立之年矣。畢業後，復回香港任律師。始業未久，其第一宗案件，即有一英人爲後備警察者，因屢遲到職，接得警察司一嚴重內處分函，被控於香港法院，將受嚴重處分。鄭細閱全案公文笑對之曰：「這案件，輕不得，不必憂

慮；您沒有官司吃的；我接受了您的請託，保您沒事，而且您也不必交付律師費分文。」西人不明其故，任其辦理。鄰開始業務，偶與諸律師同業及法官敘餐。席間，鄭與同席者隨意談話，談及是日有西人後備警察所託之件，並謂此案實不能成立，勸法官及早取銷以免生出笑話。衆問其故，鄭卽自囊中取出警察司文件傳閱。衆仍不明其奧妙。鄭從容解釋謂，照大英國公文體例凡有此等處分屬員之文件，例須先書「奉英王陛下命令……」(By Order of His Majesty, the King) 方爲合式。今該警察司竟直接下令，將置英王於何地耶？此案一宣布出來，豈非連法庭也干未便嗎？」衆皆愕然，法官更爲之咋舌。控案旋卽取銷了。

二〇六

有美洲華僑雷某挾資百萬回國，在香港經營實業。以投資於九龍電車公司獨多得被舉爲公司總理。頗雷以勤工起家，生活非常儉樸，居恆穿其破舊不全之西裝——如不繫領結，足登華履，望之宛如一工人，亦華僑之本色也。一日，雷從

九龍乘輪渡過海，從囊中拔出銀幣十元，乃爲一警署暗探從旁瞥見。暗探卽向其盤詰來源，謂如不能說出，卽是盜竊所得，旋卽徹語不如兩人均分可免泥將官裏去，致受縲綫之苦。雷大發脾氣，謂銀幣是個人所有，何能分與，並當面申斥。暗探老羞成怒，卽捕捉之，解到警署，控以身懷銀幣，來歷不明，有盜竊嫌疑罪。警長英人據情審問。雷仍堅稱銀幣是個人所有。詢以姓名職業，則答現任九龍電車公司總理雷××是也。英人聆言怒甚，以爲假冒名義，罪上加罪。卽打電話到該公司查問。公司中人答以總理確爲雷姓。英人卽着其派人來署辨明。其人一入門見雷在卽趨前鞠躬行敬禮，並對英人云：「此確敝公司大班（總理）」。

英人知錯忙向雷道歉。雷乃報告暗探索賄不遂，致逮捕入署之事。英人大怒，控該探以應得之罪。結果，暗探入獄，雷大班出署。趣！趣！趣！

二〇七

不久之前，上海出了一件趣而怪的風流案。緣有意人某以刑事控告中國交際

花×氏謂其誘姦其未成年之兒子「急色夫」(Joseph) 報紙披露，風雨滿城。×氏卽央人講和。閱數日，有某律師代表「急色夫」父子登啓事向×氏道歉辨明，謂前因誤會控告×氏誘姦罪，但事實「適得其反」：云云。好個「適得其反」！想下去，有些味兒！

二〇八

溫局長曩在北大任教席，嘗坐人力車出門，爲車夫勒索，怒甚，欲打之。車夫伸頸甘受打。溫怒益甚，揮拳迎頭痛擊，中其下頷，豈知車夫，皮堅似銅，骨硬如鐵，受了一拳，視若無事，而溫則出力過甚，拳纏鐵骨，反受了傷，歸而治療逾月始得全愈。可謂無妄而有趣之災也已。

二〇九

以賣「發冷丸」馳名粵東之梁培基對於廣告術獨具隻眼，花樣層出不窮。猶

記其所製之發冷丸初出世時，先數日徒製就數尺長闊之大字逼貼通衢，字云：「梁—培—基—發—冷」故意漏去「丸」字。市民讀之皆掩口而笑「梁培基發冷矣」，越二三日，彼於「發冷」字之下又加一「丸」字。粵音九同狗。市民讀之又大笑「梁培基發冷狗」。笑話遍傳全城。再越二三日，梁乃使人於各「丸」字中加一點而成「丸」字。市民再讀之乃恍然知爲「梁培基發冷丸」，無不稱其心思之巧與字腕之妙也，印象如此之深，藥品銷路因之大暢，梁亦以是起家矣。

二一〇

廣州小北門郊外有寶漢茶寮，因主人掘得南漢古碑而名。前清末年門首高懸一聯云：

寶劍何年還季子

漢家天下是誰人

足見主人之富有革命性也。該寮地方幽雅，肴饌可口，尤以炒沙河粉著名，加以

主人爲風雅士，故其地成爲廣州名勝之一。既屬名勝，詩人墨客題詩遍寮壁上。乃有大煞風景者——只殺詩人的風景——於最注目之處高懸兩句云：

自有諸詩題壁後

從今炒粉不須鹽

二一一

南洋富翁陸×黃×有子有孫，幼年卽被送至英國留學，及學成歸國，則漢語幾已忘却。陸子黃孫兩人均曾鬧一同樣的笑話：各呼雌鷄爲「母親鷄」。

二一二

同學何君亦留學外國多年，回國後講中國話也有些西洋化。嘗赴友人宴，既飽，主人勸增食，何君却云，「吃飽了，沒有房間了」。

二一三

五四運動時，上海學生團體舉代表往見孫中山先生於莫利愛路私邸。談話中代表告訴先生云：「貴公館司閽者對待我們出言不遜，太無禮了。」先生微笑答云：「那不是閽人，是陳興漢同志啊！」

二一四

又發現一剽怪名片：

革命先烈孫公振英仔作

×

×

漢

廣東中函

二一五

嶺南大學附屬小學昔有規則，必要學生寫日記。以時交卷，由教員改閱，以作國文科功課之一。但學生生活比較簡單——如機械式，每日生活之事可記者無多，而小學生之頭腦思想更爲簡單，故每視寫日記爲苦事，而又不得不寫，因之笑話屢出。嘗記有高姓小學生日記本中有一條云：「×月×日，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一毛錢炒飯。五分錢草菇蛋花湯。」又有小學生黃某於星期例假時，在寢室埋頭特別用功。人問其做何工作，則答：「寫下星期的日記啊！」均堪發一噱！

二一六

嶺南大學校地在珠江南岸村鄉間，離廣州十餘里，以故晨早時廚工預備食物爲難，因規定每日早餐，每學生以雞蛋三枚選購。做雞蛋之方式，或煎或炒或

表，悉聽自由，但須先一日預定。一日有小學生朱某囑咐侍役云：「夥計，我明天早晨要生蛋啊！」夥計固有幽默感者，聽了微笑應聲云：「生就生吧！不用告訴我知！」

二一七

故北平名記者邵飄萍氏，主京報筆政，風流文采，傾倒一時；筆鋒手段，亦嚇倒一時。當段芝貴任陸軍總長時，嘗以爭約其到家會晤。邵如約趨謁，至則司關者緒故搶駕，出言不遜。邵乃氣極怒極，回報館立揮長函致段，痛罵其官僚臭架子一頓；謂適如約到晤而又搶駕，直以個人爲遊戲之工具，「是否欲在報上公開談判一下？」段接函，惶恐甚，亦愧怍甚，即派私家汽車往再迎其來，至則親出大門迎接，謙恭道歉，並嚴厲申斥門房一頓。該司關者明知碰了硬釘，戰慄萬狀，只得厚顏卑禮上前道歉，即伸手接其帽子。邵顏色雖稍霽，顧思如此惡僕鳥可不懲戒一下？即脫帽放在其高伸之手，嚴聲責云：「不要動！」乃偕段入屋談

話。越一小時出門，見該司關者肅立大門內，一手高舉，帽子仍在手上也。邵歸而大樂。此不過其生平趣事之一端。邵後以擁護國民軍而爲奉軍捕去槍斃，書竟不禁擲筆哀念之。

二一八

嶺南大學前校長香雅各博士，美國人，生長於粵東，粵語甚優，品性和藹，甚得學生之愛戴。猶記其有一次對學生演講，結尾語云：「望你們人人都考試第一。」真有幽默也！

良友圖書公司新書要目

【外埠在費掛資郵學標爲錄目近最司公本以價書】

兄弟們（第一部）

陀思妥也夫斯基著
耿濟之譯

每册實價廿四元

在城市裏

張天翼作

每册實價三十元

離婚

老舍作

每册實價廿六元

月亮下去了

美·斯坦培克著
趙家璧譯

每册實價廿二元

愛眉小札

徐志摩作

每册實價二十元

霧

巴金作

每册實價二十元

老殘遊記續集遺稿

劉銖雲遺作
林語堂序

每册實價十五元

西北東南風

大壘烈士作

每册實價二十元

日本還能支持多久

英·諾愛爾拜勃著
鄒侶梅譯

每册實價十八元

偷閑小品

馬國亮作

每册實價十八元

敬啟者
敬請
閱

版初本林桂月六年三四九一

有 所 權 版
究 必 印 翻

元 十 二 幣 國 價 實 册 每

No.1607

#.82

400341

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
證書字第三〇五號

400341

